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七

結廬藏

代連州謝宣諭表

天德攬寧粵離明於大寶帝文溫潤已渙號于
九區仍遣使臣口傳宣諭迨茲海表人爲龍光
中謝臣竊聞昊穹以寵綏萬邦而命元聖作之
君睿指之撫養斯民是猶慈父於其子若古有
國能踐茲言無如盛朝曲盡其道祖以功而宗
以德堂閔八荒耕焉獲而菑焉畚耒孝慈億世先
皇帝剔抉訛弊庸正邦經焦勞旰霄以恤民隱

愛之無已至於損和伏惟皇帝陛下濬括紹圖
至仁踵武方此靜淵之默默深知兆庶之顛顛
是用不金玉而雷音如陽和之家至蓋以憫世
之故既已應跡而下同故茲恤民之深雖欲無
言而不可臣職在州守親承訓辭以九重之邃
所以惠撫羣元者其至如斯則列郡之臣所以
奉承明詔者宜爲何若惟知鎮靜上副恩勤域
此遐陬莫獲躬造云云

天生民而作君
惟茲寵緩之寄
帝以德而受命亦惟覆燾其心若古有邦祗率
是道歷觀前世鮮如盛朝聖繼聖而傳家未嘗

逸已休勿休而布政惟以惠民是以臣妾萬區
堂闕入表先皇帝焦勞旰夜整頓條綱自其執
競以廣聲至於
積勤而違豫
下同

代韶州謝宣諭表

寅紹懿圖宣重光於累聖誕敷明命諭至意於
多方使驛光華天威咫尺中謝臣伏以惟茲蒸
民之多欲罔有常心若其所性而宣猷是爲括
后是以覆載之內恩勤所施未嘗不尊之如天
載之如父我國家之有區夏也祖功宗德乾施
坤生惟信義之在民不繩約而善結先皇帝致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十
所未致新而又新惟是不倦于萬機因茲遽違
於至豫庸棄下國而卽真遊伏惟皇帝陛下躬
以上仁紹茲休運躋躋大人之造飛龍在天昭
昭杲日之光羣日之用如見慈母誰非歡心而
河漢之文雷雨之澤不特丁寧之委曲抑又滂
沛而渥優尚念泯泯羣氓茫茫率土邈焉阻越
未悉知聞是用重遣腹心口傳謨誥達茲荒外
如撫孩嬰絜惟荼蓼之中不忘民物之念堯舜
之帝禹湯之王惟其異時不踰茲道臣以職在

州守親受訓辭以大君惠恤斯民其勤如此則
列郡奉承明詔爲宜何如惟當祇率吏民各安
職業墉城厥堵枕几于京職守有常莫獲奔走

代謝太皇太后

慈孝同朝恩仁撫衆風雲千載雨露一天最焉
將朽之身均此惟新之眷中謝伏念臣起於寒
素邁此熙朝荒唐無取之才膚淺不經之學仁
祖擢臣以進士之第英皇改臣以京秩之聯至
于先皇帝之朝臣三易州麾累遷官次曾未盡

犬馬之微効稱乾坤之至心惴惴規繩區區夙
夜如引重載正中遠途雖日薄桑榆志存萬里
而忠於社稷死無他腸惟恐力任之弗勝敢謂
恩榮之益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誕保翼
聖式康懿圖深知中外之勤勞能勿勞賚如彼
昊穹之生覆寧限細微是令愚臣亦荷厚賜臣
以草芥賤士父母久亡惟有爲國捐身可爲事
親終孝銘肌刻骨祇佩寵靈披胆瀝肝誓全報
效夙茲荒外莫赴宸嚴

代林文錢監減年轉官謝表

符節臨州毫釐課績偶監治之微羨亦寵靈之
橫加中謝伏念臣起於書生親逢聖日以一介
之寒賤荷累朝之龍光脫身塵坱之中接武侯
伯之後郡馬三易官至屢遷無淵深之略以入
告猷謀無殊異之効以外隆翰屏繩繩規矩疊
疊簿書歷年滋多守常而已比者睿明昭統惠
澤昭宣例蒙非次之恩復進諸曹之列榮華重
疊殊非所期夙夜震驚罔知攸處何意分寸之

西華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
効重茲褒異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思恢聖
圖先正邦典大明陟降深勸忠勤烝惟念功蓋
有疑慮而惟重在所懋賞不以絲毫而見遺是
以愚臣荷茲異數鬼神同吉真朝廷與善之明
螻蟻捐身乃臣子事君之節惟碎胸首冀答生
成夙守遐陬莫趨丹闕

代連州乙丑歲謝宣賜曆日

昊穹之職生覆神弗可知聖哲之同天人自焉
無間曆乾行之有數孚渙號之無方忝茲方州

例蒙恩賜中謝臣伏以左右有民者本諸土穀
修而衣食足裁成之道者惟其寒暑節而風雨
時俾作有早晚之宜而居無扎瘥之苦昆虫草
木其咸若禮義廉耻之勃興其代帝言惟茲笑
演故職分羲和之列而經著其石之文自非夫
聰明睿智民物爲心安能與日月星辰表裏如
此伏惟皇帝陛下稽古昔以正事本陰陽而惠
民致盛德于不愆不忘集休功於無爲無事微
矣仰求之故煥焉欽若之文舟車所通欽錫如

西華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
一臣以職在撫牧義當承宣敢不寤寐訓辭早
夜民事俾東作南訛之必序而男耕女織以相
望裕乃力餘驩焉頌起期贊朝廷之萬一是爲
犬馬之寸心

代太守謝宣賜曆

曆象乾文之行渙乎帝者之號誤茲麾守均荷
寵靈中謝臣伏以上穹之於生物本乎陰陽大
君所以養民先之衣食乃迎步於分至用平秩
於耕桑俾作有早晚之宜而居無扎瘥之苦伏
惟皇帝陛下稽古作則同序于時本乎遂以日
生開耘耔之有相混同正朔咫尺天人臣以職
在垣墉躬承恩錫敢不宣明訓誥諭導吏民惟
婦機男畝之忘勞則財裕力餘其有自守茲遐
夏不獲稱謝云云

代謝太皇太后

治曆以宮宇道于事舟車所抵命令一新猥以
方州例蒙恩錫中謝臣伏以昊天之神於造物藏
迹於神大君所以子氓豫事而慮何爲王人之

治乃以陰陽爲本蓋曰帝者之政必以衣食爲
先乃逆星日而紀其行而授臣庶以叙其事恭
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鄧之德輔周漢之興尤
憫惻於困窮是勸相于稼穡稽叅有法惠賜無
方臣以職在翰垣獲承寵渙敢不夙夜祇命躬
親諭民俾男耕女織其相望而東作西成之爲
樂守茲遐外不獲趨謝

代廖英州受子恩謝表

離日九宵比侯萬國皇慈天覆恩賞世延中謝
伏念臣本以孤生妬茲盛日積微勞於歲月致
列位于方州淺鮮之術而任過所能莫夜以憂
惟德之莫報屬睿明之初政觀琛賁之駿奔不
腆末儀蓋有常職敢圖賤息曲荷寵靈職列侍
祠榮若初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其施坤
厚其生欲忠良之後昆與社稷而同永微功不
賞信王道之無偏弗顯亦臨豈愚臣之有外而
臣駑下之頑衰晚之年惟有糜粉此身庶答朝
廷萬一

代林文再任謝表

術學荒唐誤居守長睿慈寬假再錫麾符指窮
舊戍之期筭啓新恩之拜弛張無改褒寵有光
中謝臣伏聞竭忠盡已以向公同是事君之道
總衆分方而居外尤重守土之臣蓋其任千里
之安危繫一時之休戚得其人則重魚之微猶
得受賜非其任則朝廷之上不免貽憂於皇盛
時正求良吏如臣無取何遇之優付此湖山之
州如授掌握之物因仍被命榮渙倍初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乾健御天離明照世體渾元而載
治因樸散以用人謂臣起於孤寒周知小民之
艱苦察臣勤於職業能率下以儉勤庶幾勉至
於循良其惟稍緩於督責是用借之歲月俾得
効其釐分臣敢不衽席簡書冰霜肺胃強于弗
逮增所未能苟斯民財力是餘則愚臣六馬之
報遐望宸扆無任瞻依

代柯文謝覃恩轉朝議表

天德櫻寧紹應千齡之遇聖恩旁薄無忘一介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之臣例百辟之美遷正六品之優秩中謝伏念
臣本以積累至於翰垣叨治重藩闕然異政遵
循規矩苟曠失之是逃補緝廢遺僅一二而就
緒眷良辰之久假嗟重祿之坐糜寸尺靡收報
稱奚在正以夫惕值於離升飛龍在天矯矯皇
王之造一物失所皇皇父母之心矧茲議於朝
端位班卿列直以選德至于限員豈繫衰老之
愚臣宜乃便蕃之異寵茲蓋皇帝乾坤覆載日
月照臨德以廣容賞或疑重海宇邈而爲近維
厥心亨犬馬老而不遺知其主戀將迎耄耄視
哽噎以思惇肯棄朴忠在駕馭之爲可是令朽
邁遐被龍光臣敢不思少學之欲行知晚遇之
尤幸遐追忠厚期稱慈明靖柝邊城臥看海隅
之寧晏搖心魏闕仰瞻魁斗之齊平

代進奉同天節銀表

令首南訛清和猶在天開景貺睿智以生真人
出而龍飛寶祚延而箕壽華夷胥慶鱗羽交歡
臣以叨守郡符夙居嶺表瑤堦抃舞莫陪玉笋

之班靈嶽歡呼惟効封人之祝前件物辛剛惟
白鍊鍛不回以將臣子之遠心是乃方州之舊
事已依轉運牒封樁在庫訖臣無任激切之至
代太守謝泉州到任

臣伏奉誥命差知泉州軍事臣已於今月十八
日到任交割訖湘部備員茂著輸將之績海隅
忝命更膺師帥之求已見吏民誕宣條詔伏念
臣出許下單微之族生江南卑薄之鄉趣尚迂
踈術業空淺少從師學服膺忠義之言晚步仕

塗妄意功名之會爰從踈遠早被使令銜朝命
於朔郊謹吏繇於懷部審官都水六年服薄領
之勤湖外關中三任叨使華之寄奔走雖逾於
十稔効績曾微於一毫蕞爾寒根素乏壅培之
力孑然孤立傍無援助之人初蒙先帝之誤知
更荷二聖之寬貸方解漕司之印遽分郡守之
符維平海之大州乃七閩之都會土疆差廣齒
籍至繁民業不豐里俗喜訟屢肆雜四方之俗
航海皆異國之商非得軼羣之材曷撫遐方之

西華先生集卷之十
衆從容踈拙濫被選掄如臣者德不加修才無
可錄心慮就耗年髮已秋款段駑駘豈堪馳於
長坂離披倦翼固難強於高飛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握天寶符紹國休運圖治必先於郡縣用
人不間於戚踈曾是小才亦叨共理承流宣化
體朝廷無異遠之人鑿井畊田同百姓有爲生
之樂倘未填於溝壑庶有俟於捐糜

代賀太皇生日

伏以西帝乘時阜百嘉於兌說上天降妹母萬
國於坤元當高門設悅之辰寔廣寓蒙休之始
見聖而祝自古則然中賀伏以太皇太后陛下
翊衛累朝本根大政以任姒之令德成堯舜之
豐功上下神祇內外臣庶至於昆蟲草木之性
皆知輔相生成之恩適丁載誕之朝宜罄無疆
之禱臣以職在牧守身遠班聯遐望闕庭不勝
祝願之至

代到任謝表

江邊請郡方自試於匪才天上降書俾就移於

佳處退惟忝冒莫勝戰兢中謝伏念臣以一書
生無他能事逢時甚盛爲士最榮奏薄技於有
司面明庭而擢第歷任數官食祿三紀曾竭犬
馬之報竟無絲髮之功偶玷朝聯遽茲麾守惟
是方州之寄實分旰旻之憂有民有人爲屏爲
翰方以力較任又以祿較勞孰輕孰重孰多孰
寡惟鮮然之不稱乃惕爾而屢驚敢謂席未及
溫治斯易地用非微而更顯得已厚而加豐惟
是河源有稱嶺服田原肥沃民產富饒生物旣
繁委寄隨重若愚臣之不肖非有舊聞以監司
之一言遽蒙詔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化
理收攬英雄人惟所長善不必備謂臣素歷寒
苦知民所以艱勤以臣粗識義方於事無所辭
憚是更器使俾効寸勞方茲宣條教示氓吏之
初不勝思朝廷擇守長之意惟當竭力夙夜期
補涓埃上有以干城中邦下有以襦袴遐俗顧
如螻蟻之命知非臣子之私

代英州賀平交州

狂交虺毒結怨于民大兵雲屯有征無戰惟順
天而誅討果指日而殄乎人神交欣魚鳥相賀
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秉重明之哲撫至盛之期
追思唐虞之遠圖耻循周漢之餘敝講明聖治
之大要先正其心搜求民財之至源又盡乎力
蓋將由孳孳爲善之効然後底蕩蕩難名之功
物不貴難得而所寶惟賢事不作無益而與治
同道孰非惠邇而綏遠罔不服德而畏威如彼
頑童越在遐裔不知乾坤之罔極殆與君父而

抗衡敢肆跳梁自求覆滅初惟鼠竊終乃狼貪
倉箱其陳容爾有取肝腦塗地彼民何辜盡然
中傷軫是慈念况中外之情所同憤則天地雖
大而不容果憑謨明迄收底定二百年擅據之
地一旦自歸數十州無告之民如出深阱惟元
后爲人父母而率土皆吾臣民故戮其敢逆而
弗迂克奔正其元兇而脅從罔治黃帝阪泉之
伐文王獫狁之征異代同誅微我有遏由是獻
俘清廟行賞明庭歸馬華陽包戈武庫大沛如

膏之澤永無濱壑之民極皇德之清明藹頌聲
之洋溢然後遊神太極訪道總章清淨一堂希
夷萬國象犀航於海罔不造庭子弟至于京願
皆就學球鳴在御獸舞于郊名爲太平道本無
象臣以假麾遐郡拭目盛時莫陪後陳徒幸嘉
遇云云

代賀興龍節

寶祚天長真人帝出屬此嚴凝之日誕承睿哲
之生恭惟皇帝陛下乾健其剛離麗其照欽明
而光四表聖敬以式九圍持盈守成而祖考安
拱手垂衣而夷夏服雲龍之從此會豈世所常
愷悌之福無疆惟萬斯壽正華渚流虹之際是
華封見聖之初丘嶽齊呼神民一意共指南山
之壽長如杲日之升

代太守謝

吏能非敏慚舊治之鮮聞恩寵更隆選名藩而
重委已見民吏敬頒詔條中謝伏念臣天資本
愚學術尤畧幸忱恂之贊化右儒雅以對時拔

於章句一日之長置於衣冠多士之盛初從州
邑已憂應變之匪才積以歲年僅能率法而無
過雖殫犬馬之効不禪毛髮之多郡如淄川地
善齊右俗勤以儉民寡而淳恭以自持不過謹
簿書而遵訓約未知何事為能利民物而禪國
家矧茲溫阜泚源南國巨府望少差於長樂民
數倚於商山舟車所通南北攸會方聖慮重守
臣之選以蠢質為茲土之師此蓋伏遇陛下處
成康之隆思堯舜之治付物以能而輕其責望
使人如器而期以久成以臣父母之邦密此海
山之國生長其俗性情所諳將過與以式觀冀
微能之可効臣敢不蚤夜戮力準繩訓謨究事
之敝而申其可行抑人之強而厚所宜恤此皆
力之可致在臣之身倘或知而不為是誰之咎
其為報稱誓有捐糜

代受州勅謝

假象山之政不責其踈分火嶺之符重如所乞
吏民滿目榮戟居前正對此時不勝欣幸中謝

西塘先生集卷之七
伏念臣本以朴野之性生於遐曼之邦幸值時
之文明獲從事於宦學歷官三紀陳力累朝徒
積歲月之勞別無涓埃之補而身居郎列職在
方州乍解印於藤溪將展坐於韶石曾是中道
復茲渥恩蒼梧古封西廣名郡川原衍沃民物
富饒方睿明之纂圖正宵旰而求治凡在百執
之擇莫如長吏之嚴乃以愚臣特迂公選此盖
伏遇皇帝陛下乾坤生施日月照臨謂臣忠良
之後昆察臣庶勤之素守不惜假借之過若將
羽翼而成臣以少幸知書壯方從仕惟是事君
之大節每希古哲於高風矧茲屬以提封列于
翰屏自非夙夜條詔左右準繩承惠澤之盛流
納民物於大順則何以下副袴襦之望上分旰
旻之憂正當惟此之爲思至於通宵而不寐

代柯丈謝除龍圖知福州

庾海節符念寸功之莫立越山城邑遽榮命之
就移兵總七閩職登三品霜髯父老想布杖途
竹馬兒童知皆勺舞遙念先墳之復展何殊晝

錦之再歸中謝伏念臣起身孤寒逢世熙盛以空空之鄙承斤斤之明惟粗守於廉隅用謹循於法度祿已逮夫親養官又至於追封生亡俱荷於國恩子姓亦布乎仕路爰靜言而省已念委付之逾宜亦嘗陪書林之遊分省闈之任間馳使路游更帥麾綿歷三朝出入四紀何官成之蔑爾至自視之缺然赫赫乎大明之初凜凜然太平之致思遠柔以能邇圖天下於掌中惟求賢而審官使枉錯而民服何惕息念休之老

荷龍光過望之多內閣清資超升逾峻冶池舊治假借如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紹堯咨俞協舜同君臣於稽古惟海宇之靖康以爲明道莫若中庸宜民莫如愷悌端朝廷莫若虛懷於直諒本民吏莫若寄任於循良且鎮澆浮必求忠實之士恤孤寡孰如老成之人是以微臣荷茲優寵臣敢不祇命就道戒徒輕賫顧在路途之間如班詔條之日期以宵旰聖念盤盂訓言念所已行勉其未至冰蘖乃志權衡其心使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七
十一
巨奸無肆於庭唐則赤子自安於田野勸農桑
以厚其始訓庠序以令其終庶幾甌越之民知
有唐虞之澤此爲報國他未知思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八

謝蘇子瞻端明啟

孤迹敢言惟憤朋邪之罔上大臣引類不識面
目而論心枯朽暗華寧知春力之大漂流靡屈
忽踰星紀之周偶因友益之多聞知有恩閱之
踰峻是焉悅服至於不眠竊以物惑而來道喪
爲患不知有君臣之羨不知有神民之依惟利
之爲圖惟身之爲進故取於下則庾廩殫竭饑
窮相食而不以爲念進於上則忠義廢斥朝廷

將空而不以爲憂以致旱暵仍年蝗螟蔽野流
離無可歸之室兵革無不試之方可爲痛心無
若是節九重之遽一言不通偶守關征實厭輿
論以人處世欲生奚爲况當雲漢側身累聞避
殿而徹饕露臺請雨至於披髮而叩天是激愚
衷直欲大叫猶慮耳聞之無實不敢上瀆於所
尊迺以廳事之前目所親覩畫工初學手指令
圖引以短書證之古語請罷諸割剝不惠之政
而黜去邪佞不直之臣詔邊鄙以息兵開倉廩
而振乏如蒙聖聽悉依愚言天澤稍後於一旬
臣頭請梟於雙闕囊封午達御寢夜忘清旦之
朝庶敝咸止此則神宗皇帝聖慈明睿從諫如
流雖堯舜復生無此過者也已而又降手詔許
中外實封言事遠近如躍霖雨應期洎奏疏宣
示之朝乃微臣讒譖之始或請逮繫或議刑誅
則匭函應詔之書乃姦臣蔽主之路內外庶司
之會問報必詭辭一二近臣之輸忠旋皆就劾
如某草芥何足齒牙自古奸邪回天忠嘉就戮

事不少濟成尚如歸未有如某之遇先帝所請
皆行上台以是出金陵諛佞側目咸欲食其肉
醢其骨而聖恩庇護止於嶺表之遷者也冕旒
還天神聖繼統離明渙汗睽鬼喪輿然後明公
鉅儒相次萃聚期以四方萬里同此泰亨事君
以人聚朝以類是以愚懵之人被茲薦舉直欲
召自遠方寘之近列而不知已也此蓋伏遇端
明先生辨內外之境究榮辱之歸不以人滅天
故誠不以物累志故正虛而生大白以成明繼

古人之忠端作當代之標準以爲世本無事由
人妄而事生人非本邪以正消而邪熾若正直
之竝進卽姦欺之自消而况包荒不遐遺大臣
之能事舉直錯諸枉聖人之格言如湯化冰如
雪見暎故以作多士之氣應一時之宜此真古
昔輔弼之臣知政之體而能佑佐大有爲者之
事者也不幸奸孽暗藏良遇中變風波橫起紛
擾更深至於迺今不異前日下愚狷介勢厄志
衰多病侵尋日昏足痺知難自退不俟勞言方

茲聖德日升羣心景附虛懷弼亮側席俊良深
簡帝衷莫如門下伏願早膺綸綍入正台槐以
平日所欲言而不得言者傾竭於冕旒之前以
平日所欲行而不得行者抖擻於鈞軸之上母
念舊惡母記徃愆釋羣疑於蔀屋之豐滌衆汗
於雷雨之解調諧政化俾如琴瑟之和協叙雨
暘必若桴鼓之應若昆虫草木無不咸若而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如此則受恩之人如囚脫犴
扶持衰疾乞丐東歸守先人之屋廬收諸弟之
孤幼時風節雨追野老於其同糗飯藜藿與天
民而皆足使霜頤雪領長歌舜禹之年而狼狗
犬馳或起夷齊之操則不肖之於門下不爲無
補報者也

受恩復官謝啟

狂言不已重干斧鉞之誅盛德好生特從嶺海
之放當與魑魅永爲比隣日月重光雷雨作宥
洗滌罪累復齒冠裳言念優容知有殊援伏念
某曩以性識之陋暗於時事之機疊疊封章諄

諄險論思以一介之細力正衆人之非譬如盛
丹濃粉方銜嬌施之美而謂其醜之駭人逢袂
緩頰正矜顏閔之行而指其中之欲盜則誰不
憎惡而交怒抑事又黥黥而難明語以殄行之
震師人將膏柱而燃炭尚賴至尊之獨見察其
危立之靡他出於萬死之中錫以再生之命投
諸荒遠欲其歷險以知艱處以孤危俾之動心
而忍性故南行者四千餘里拘係者十有二年
其甘如飴知有禍福之攸倚稍不若是憇惟臣
子之寸心不幸忠諛未白於世間旒扈遽還於
天上永爲臣節之不遂深懼獲罪於彼蒼阻茲
幽繫而弗伸雖欲爲殉而無地嗣皇繼統聖母
同朝方整頓於萬機期惠澤於四海蠢如螻蟻
何掛齒牙率先虫魚蒙被恩渥此蓋伏遇某官
致君以道與善至誠安社稷之爲心惟忠端而
是與察諸危言之意知其事上之誠出于憫憐
不忍牢落之久借以題品惟嫌賁飾之虛是令
上達聖聰盡動帝念縱釋維繫扶踈朽枯昔以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
大沛漏泉所望歸耕而侍老今茲滌愆還舊更
使有祿而及親如是生成全自推獎未知報稱
良以屏營

謝廣州經畧朱舍人啟

聖君肆大旨至於常赦所不原大賢用仁心不
忍一物之失所匪惟開數口生存之路抑又伸
先帝圖任之心增炳煥于日星同吉凶於天地
允爲特達之舉逮茲衰遲之蹤愚者驚疑問相
知之何處識者默諭謂至公之有門竊以古之
憤者或至怒髮而衝冠嘔血而不食蓋其情由
義激氣以道充疾首疾如幻生輕矣故視斧鑕
無斧鑕非不畏死也所以所畏有甚於死亡者
詩書之典訓視權貴無權貴非不憚勢力也以
所憚有甚于勢力者上下之神祇最爾愚衷介
然孤植本圖報上台然許之重緣是知熙寧過
誤之詳薄言獻忠頓駭瞋目倉皇捧檄遁匿尹
關而蝗旱仍年饑窮滿道譏征瑣屑怨讟沸騰
加以左右前後盡是兵營長於風霧曠靈如聞

鬼哭以爲甚非社稷之福亦匪丞相攸宜圖奏
夕陳政令朝改雖古聖主虛懷納諫之盛微吾
神宗從善如流之深人情欣歡天澤霑足當此
之際誠以一日而萬死勝於歷劫而浪生俄蒞
沛之又豐第讒譖之來萃竟賴吞舟之爲網止
於贖罪而罷官跡旣混塵亂惟盈耳民言萬舌
惟一路之怨嗟天閭九重如千門之稠疊塊然
獨處兀爾沉吟慮之熟而計之精惟茲存亾之
如繫寢不安而食不飽直恐敗壞而弗支有如
刀鋒鑽於胸次誠謂弗白於上必將獲罪於天
是傾蠢愚重瀆神睿見聞股慄論議風生以爲
幸脫於雷霆潛不知改就使立投於湯火誰謂
不然終蒙恩宥之寬止於嶺表之竄望關築室
食茶如飴託事業於漁樵付朝昏於碁酒蓋知
人咎之已召直若已死而更生自然物汨之內
忘夫亦奚適而非樂惟是萱堂鶴髮難忘人子
之心每於霜幹露條屢起隙駒之嘆大明繼照
渥澤漏泉洗其前愆還以舊物脫牛衣而衣綵

耘石圃以茂蘭然而風燈短焰豈有長民尺水
丈波還遇前險如賜長告歸終養於偏親却尋
前蹤訪舊遊於萬里未報歸餘之閨重陶解網
之仁且兄弟五人今茲隻影松楸數壟家無兼
丁藜藿靡餘七幼待哺春秋敬享二簋誰尸比
雖乞丐而東歸不殊翰翼而雲翥盛明遠照恤
隱爲心以其迫於暮年倘復先於薤露是終窮
於盛世示貶戒於仕塗謂忠直之自危至妻孥
之弗庇是焉惻怛力此薦揚斯蓋伏遇知府經
畧舍人開人以天表物于道暫龔黃之撫外本
夔契之致君以不忍人之心輔不忍人之政當
熙豐之安習由近侍之從容親聞訓言默識聖
意謂趨時適用祗可集事而秉節抗論亦無他
心在人才之難全矧聖世之希遇安容棄置將
竟叙收天語秘嚴與聞者鮮誠心耿亮歷耳不
忘謂如愚者之朴忠終匪先朝之遺外命之不
協事常先乖因躡至斯屯難極矣出於憐念詳
爲指陳證以孫李之召還胡范之終用曾非累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月皆侍清光眷言意之如斯在恩德而奚若未
知何道可副眷知惟當益勵乃衷不渝其守倘
昊穹之開聽不忍遐遺雖蒲柳之可驚亦難自
棄當何矩矱協古猷爲師有遽閔柯無遠則紳
書中和鎮俗夙夜奉公庶獄無留之盛座銘謙
撝際下忠實事上片善必期之明雖則黃髮之
星星不忘丹衷之耿耿此爲報德他未知方

謝祖公提刑啟

狂言屢瀆知流竄之爲輕天德再生念毫分之
未報謂嶺表來歸之賜斯日邊覲拜之期而蒲
柳單親雪霜雙髮若出九地而復見安能此身
而再違門巷蕭條家唯四壁之舊田園荒瘠歲
無百金之收老幼之指將半千孤嫠之口踰二
十使坐視而不恤豈人情之所堪遊必有方深
念聖神之訓呼知其處莫如鄰近之封幸茲清
朝孝理之辰獲遂愚者祿養之志以爲非關市
譏征之守卽府廩緡斛之司惟得此以便私庶
食馬而無愧明哲當路公恕存心竟列奏於朝

廷使備員于庠校其身既逸所入亦優雖均給
之未豐如慚顏之已厚蓋爲不厭誨不倦公西
猶學之不能而動斯和綏斯來子貢謂如何可
及自省缺然無有豈能居之不疑亦既閏平坐
糜廩賦天矜遐復才屈高明總領憲防澄清海
裔猥託迹於屬部獲承休于下風旌車按行日
月在道號令明白雷霆其威正以此時倍蒙溫
顧屈尊光而榮泣辱詢訪之甚周言念忠厚之
深不接見聞之久每披陳簡邈想古人斯刮瞑

眸真對高矩泰山坻垤豈容語於崇卑明鏡姆
姿其安俟夫辨察洎輝光之云遠惟愧仰之積
深敢意過憐遽蒙優薦欲不候任滿而特賜召
還論借逾宜辭情甚激此蓋伏遇某官事君以
道立善無方知其心之朴忠本天資而非飾憫
其官爲州縣踰艾服而不遷欲爾褒旌曲申勸
獎若乃固窮守道薦孝事親求之古人未易爲
比就使九章華袞兼乘明珠較之斯言不爲厚
貺未知愚者何以當之惟資勉勵於夙宵期副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知愛之一二然而事有勢異志難兩諧北闕龍
鸞葵藿第深於方寸高堂甘旨桑榆能保於幾
時前言雖遠於庭闈此誠有貫於金石蓋以幼
子戀親之日而知老人依子之時幸而去春本
府以再任爲請迨及首夏二司復聯薦於朝聞
茲數月之間未被一言之可果蒙矜念別與叙
陳俾將及瓜獲拜新命如此則閨門之內自少
及老以蒙恩犬馬之身摩頂放踵而奚報

候福建漕徐郎中啟

言念鄉以童蒙獲承師論趨風半晷想德十年
塵埃滿顏方知貴賤之隔郵傳雖便敢致尺幅
之書比者伏審賦政外臺實臨梓里家君又幸
遂得執吏於下塵驛書每來具言獲庇之甚厚
顧惟愚陋之無狀正以狂妄而遠投處親友乖
隔之中知父子始終之遇有如執熱之靡濯快
以清風豈特在谷之聞音莫勝餘喜春陽已暖
賓廡尚遙惟德義之所存乃神明之協相恭以
某官清才不世妙識探微政以簡恕而宜民道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八
以公忠而遇主暫由漕輓益屈良能當狂交跋
扈之初正中夏調度之廣以百萬之緡斛橫漲
海之波濤人無堪勞師獲厚濟况大兵翦逆方
奏凱以言旋宜明賞揚庭與懋功而皆稱行膺
迅召入處近班瞻頌之身未緣前拜中和之養
惟祝自將

謝陳刑部啟

狂言獲罪歷三黜而不憂大恩賜還阻千里而
爲患蓋心知罪咎之大則責已爲易而橐無銖
兩之積則求人爲難將流連於遠方則念松楸
之何處擬乞丐而東去又無田園之可歸而况
孤姪四房所聚二百餘指其有母者容可責其
自活其永感者儻不恤而誰依方兀兀以如癡
值皇皇之于隰敬展道傍之謁庶觀君子之光
豁如久幽忽覩白日溫謙之待旌別已明存勞
之勤委曲良至故濟之險艱則有舟楫之假借
而示以親愛則通子弟之往還終懷不足之心
重茲特達之舉叙致詳委敷陳婉華論其激訐

出於愛君則若揆其肝膈語其窮苦庶及衰族
則若察之比閭遇知如期豈世常有此蓋伏值
提刑刑部任大臣之重以廣寓爲心惟忠君是
以愛民惟仁民是以勤事思以爵祿同其榮富
謂夫生靈繫之戚休且夫序賓以賢皆古興王
之迹於今不取常防後用之踈自非智周萬物
而究其重輕明達廢政而知其緩急孰能遺狀
以取智得君而進人重念往昔朕乖痛車塗之
載負于今離麗眞日月之照臨事掩不傳知心
者寡迹孤無援達上何因惟公察肺腑之存如
燭于燎惟公出丘山之力若舉于毛謂其老悴
無歸必將爲異方之鬼使其沾被寸祿所活累
數口之家于以恢聖澤之汪洋于以勸士人之
直亮是謂能勇於義是謂克廣其心敢不益勵
乃衷無渝厥守儻九重之開聽即舉族而再生
則極諫直言當爲救敝之事惟同心協德永思
底道之方乃能事君於以報德

謝曹運判啟

騏駟車乘共欣明德之依雲日門庭獨阻下風
之拜敢期特達首被薦論以曩昔之寸長見褒
多於今日信大臣之所舉惟四海之爲心伏念
某本以蠢冥成此介僻惟進取於陳腐殊不知
夫變通初狂其心敢議朝廷之行事如瞽無相
寧知湯火之在前且情誠迫中而論奏不已雖
憂國之志至於義不顧身而犯分之誅明知罪
不容死投之遠服實以寬恩謂不齒以終身豈
生還之有望故至則卜宅而親自灌園築北塋
之臺期以沒猶嚮闕開東出之戶惟其遠尤望
親至於君父之門如隔生亡之路日月離照雨
雷解孚併洗前愆復還舊物復辭瘴海歸覲慈
闈女已有歸兒將就傳豈知故國亦喜言旋不
惟父子之再圓仍慶祖孫之相識以有誅之無
赦旣蒙恩而更生隄若無罪之人還叨及親之
祿此其盛遇邇未多聞自非熙朝安有斯事而
親頭雪滿不忍庭几之再違帝闕天鄰惟有夢
魂之可到進必以禮心旣愧於古人仕惟辭尊

食乃有於常職今則身居庠校位辨師資不知
塵埃奔走之勞惟茲詩書講誦之樂親所安強
之問每不至於踰旬俸緡甘旨之餘時或迫於
周急尚何不足更此過憐拔於州邑之賤微求
寘臺閣之清近屬辭委曲引例詳明循分有涯
俾心生愧斯益伏遇某官致君以道任道以身
謂夫執古以御今期於兼濟惟是舉賢而薦善
不以遐遺所以達君上之聰明收天下之髦俊
俾無逸德惟明部司憫大公之淪亾思一日而

旋復以其不肖操心近仁惟其素志之不回庶
幾後效之可勉矧德慧才猷之未白而艱虞險
阻之備嘗是焉動心亟此飛奏若乃性資直諒
問學精微豈伊下愚敢當斯語不惟矜其窮而
必其進又將引以美而勵以修使造物者之用
心其致曲不過如此燭光鼯技何勝稱飾之異
常永膽藥心惟有生歿之不二且生未識面何
緣姓字而達前而遽然受知直有父兄之過愛
在古則有於今誠難稽往行於遺編若不及者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幸嘉猷而再覩如欽服何

邵武謝漕使啟

聖君赦過復其命位之勞大臣用仁念及朝昏之養爲飛章而言上俾乘驛以赴官振老萊之衣知親庭之不遠捧毛義之檄欣廩給之踰初爰擇吉辰已從禮上伏念某曩緣狂妄自取譴尤以至罷任京門投身嶺服雖此積年之久或不堪其憂未嘗一日之間不自見其過以爲患至掇者無若自下訟上無所禱者其惟獲罪於

天古之至人其有先存諸已死而厥諫尚能忠感其君益金石可以意通而日月可以精貫何茲睿聽之至聰獨以力爭而無補是皆謨議有所離道思慮或乖致誠倘利害就違之端未能一其志則是非然否之論鮮弗戾乎中是焉杳冥莫之相協不少濟於民物益彰醜於朝廷曲從宥流實沐寬政京闕萬里天居九重負罪而南歷年有紀築臺面北開軒僚東言念君親之恩如有死生之隔方且衽席墳史盤盂訓謨思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到昔人少贖前過而寸長未立大變遽來還顧
幽囚之身如在九泉之下尚無生意敢望榮階
明虞纂圖愛慈同政青天白日千古一朝方整
頓於萬機期阜康于四海蠢如螻蟻先有恩勤
併洗前愆頓還舊物出南天之災瘴稚子三人
還故里之庭闈慈顏八十豈不幸矣尚茲盡然
曲原奉侍之心過有特達之舉此蓋某官以周
孔之道思堯舜其君養民若撫嬰孩得士有如
珍寶雖漕輓外臺之爲任而左右近臣之用心
自愛親而及人以已達而成物故能矜視斥謫
若其無辜委曲維持惟恐不至若乃藻辭華絢
無非飾短以爲長誨語丁寧益欲遷善而遠罪
此雖父兄所以訓養天地之於始生較其爲勤
未之能過敢不永飲藥食夜寐夙興懷謙山以
致思恪茲官守想游雷而自省惟厥身修雖疾
不以憂親誓死寧浼知己此爲報德他未知裁

運副石太丞問候啟

言念封域相望竊依仁者之懿鄰搢紳之間又

熟君子之高誼緬想成德殊非一朝如思遠人
邈未得見豈無尺幅之間爲有煩黷之嫌近大
人有漳浦之書知從者領漕臺之任衣繡還里
爲福於民公忠輸朝愷悌在物素所信者尚何
疑哉不惟華髮之單親日荷庇愛又聞狂者之
前事曲荷褒稱是知盛德者無所不容又見大
賢之所樂與乃以幽繫莫親崇墉則其方寸之
爲勞蓋亦不言而可諭春和已布物類甚繁是
惟道義之門倍有神祇之助恭以運副太丞文

醇乎古行歸於周政以簡厚而有聞志以清尚
而無累暫由漕輓行踐清華夫惟無所卽而不
安蓋亦無所居而不治當狂交跋扈之日政中
夏調度之繁飛帆千艘遠有緡斛之饋積水萬
里一無風波之虞出於人爲宛有神力王師獲
濟已聞執訊之歸天寵所加宜有懋功之賞矜
期柄任別副民瞻禱戀之心未趨門祀中和之
養願式訓言上以爲郊廟社稷之繁禧下以慰
昆虫草木之同望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代謝帥及提舉啟

叨奉聖俞就更麾守不離旌戟之下而得方州之雄惟私幸之過優豈公議之爲允德非任稱慚與感深伏念某空踈無取之才膚淺不明之學久焉祿仕鮮矣能聞竊小郡以自營期效勞於絲髮臨多事之靡極若累足于冰淵雖竭夙夜之勤未聞涓埃之補而河源闕守部司選賢乃以菲才當茲優選撫未煖之席拜惟新之恩已披歸善之山川仍庇番禺之節旆此蓋某官大公錫類至貴尚同吹噓朽枯振起寒滯深憐晚達每借美談是令衰悴之蹤謬茲寄委之重日月照臨之盛鍛礪去取之間思荅生成惟期飭勵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代候安撫內翰啟

介守陋藩久違台屏雖疆圻之密邇獲貢短封若葵藿之爲心未容具諭秋方首序物已向成義當剛正之行神惟愷悌之福恭惟經畧安撫內翰赤心許國直道濟時恬夷于中簡肅于外

甚寬而不慢至佚而常功當萬寶之畢收有京
其積則仁人之受祉其厚宜何矧長途權謳方
知賈父之來晚而衮衣遄迓惟恐周公之東歸
最被恩知尤傾心施惟冀俯順時令倍迎天和
上爲邦朝廟社之殊休下副草木昆虫之同望

代文初謝許憲啟

賓筵從事薦墨尚親京輦名班飛章已再深惟
謏薄祗覺愧慚竊念某本以謏才生於遐徼學
未遑於貫道仕已迫於爲貧奏薄技於有司屢

遭黜辱緣家君之告老始玷恩榮在清朝無貂
戟之交顧窮巷有簞瓢之歎徒以幼承清白之
訓粗知義理之方進不敢矯飾以沽名退不敢
偷懦而憚事忘食與寢尚恐曠踈歷歲彌時曾
無補益殊不知何能可錄何節可稱以深左右
之知游蒙特達之舉此蓋伏遇某官急於獎激
憫其羈窮蓋取其片善之長立欲致青雲之上
譬若生成之造雖則無私至於煦嫗之和偏在
朽質顧存心之若此其何德而報諸敢不益勵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八
三
鈍愚復循典訓益堅乃素用觀厥成無遺知已
之羞更副倚門之望

代謝僕射相公

罷局湘南思投散地分符海上更竊重藩方茲
涖事之初不勝居寵之愆罔然未濟因此深惟
伏念某江湖陋生蓬蒿寒士幸遇文明之代得
從衿佩之遊較藝詞闈雖蹉跎而晚達觀光天
表俄顧遇之獨隆兩周甲癸之年遽至郎列三
易騏駟之乘備玷使華治効鮮傳每求遷避聖

恩未報難便清閑擬乞偏州力圖自効庶事權
之稍遠在愚分之易安敢謂都俞益加獎拔優
分符竹選付翰垣矧茲晉水名州閩山佳處封
疆闊遠人物庶繁驛道四通海商輻湊夷夏雜
處權豪比居訴訟旣多積習仍薄自非裁斷明
敏何以鎮壓輕浮猥以非才特恩詳委此蓋伏
遇某官權衡在手覆載爲心左右睿明期致二
帝之盛升陟髦俊了無一介之遺是令孤蹤曲
被重寄敢不跼勉夙夜遵奉詔條問瘼漁樵已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見時平之無苦平心獄訟更期人至於不寃上
荅天臨下酬鈞造

代謝章相公啟

艫舳相銜近解荆陽之印山川如畫忽臨海上
之州追輸輓之無功念翰垣之九重踈然亡措
信其若驚伏念某性不敏明學尤荒略雖交泰
之云遇在連蹇而獨多蹉跎場屋之年已踰強
仕殆用廷策之始方沾一官而家世單微姓名
淪晦始幸從於寸祿敢過意於榮途偶以孤蹤
誤蒙聖眷擢從簿計之當屢更使命之華日月
其滔越星霜之十換夙夜匪懈惟臣子之片心
曾未補於涓埃忽自驚於蒲柳故自南湘之罷
惟思支郡之求以爲稍遠事權度安愚分且剖
符裂壤稱爲國之藩宣而率職分憂實代天而
撫牧歷漢唐之盛世才循良之數人故我熙朝
茲爲精選矧清源之奧壤乃古越之名城驛騎
通途樓船漲海農士工商之會東西南北之人
獄訟旣繁才難理劇風俗甚薄德必鎮浮豈伊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庸虛可勝畀付此蓋伏遇某官主張吾道憫念
寒生知愛之深蓋非一日吹噓之借久所先容
方其擬議之間尤極獎提之力致茲叨遇全出
生成夫惟會遇之艱難是有賢哲之感慨在深
恩之未報豈鄙意之能忘誓以旦宵奉遵條詔
承化流而下濟究時弊以上陳庶俯仰之無慚
斯荅酬之大槩

代謝右丞啓

蠡湖輸輓慙非八俊之儔南部麾符遽忝列城
之守視事云始撫心載驚伏念某樗櫟小材江
湖陋士蹉跎晚節玷竊榮科猥以寒根孤露之
蹤特荷先朝不次之命自簿領之云當俄使華
之屢更地重望隆職清任數聖恩難報惟知一
節以奉公駑足素遲豈能十駕而追驥洎解荆
湘之印急趨京闕之朝期衰質之得陳庶偏州
而自效敢圖僉論更益寵陞惟晉水之名藩實
閩陬之要會封疆遠達水陸交通塵野雜居權
門比戶舟車遊集異類滿途獄訟奸欺裁斷必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期於平允風俗浮薄鎮重要在乎敦龐如其菲
然何有於是直荷優選不容異辭此蓋伏遇某
官令問飾身盛德扶世致主以道遇物至仁雖
平常議論之間皆提拔俊髦之意是憑過奢叨
此誤恩矧聖哲之同朝惟蒸庶之爲念職當撫
牧化在承宣當黽勉於夙宵期遵奉於條詔清
夷審斷之際慎重舉措之間無愧循良用酬陶
鑄

代林丈賀王帥啟

文閣升華天南秉鉞遠人知賴朝命有輝恭惟
安撫待制爲道生時以仕行義仁於輔世德以
復君文章龍虎於士淵刑政藩屏乎物宇庾桂
多故旰宵以憂是迂鎮東之車來建清海之節
冠紳相慶久師仰於今猷禽鳥何知若鼓舞于
新渙如其不肖傾仰有年擢第明庭幸同雨露
之濡澤假麾小郡遂依日月之餘光其爲欣歡
非所名論

代新連州到任謝漕啟

治無善狀每懷愧於高明上倚殊庥迺重成於
叨遇領麾踰再得地益佳暨茲展臨方驚庸陋
惕焉危慄如蹈虛空伏念其本以陋生素無他
技幸少聞於詩禮粗不墜於箕裘值時之明爲
士者貴竟以獵取之學而叨榮仕之階起於樵
耕襲迹冠裳之末曾未星紀置身京朝之聯以
至贊漕發於江淮分符竹于嶺海五更歲筦三
換郡章况茲山秀水清土腴物阜戶口繁庶而
民甚朴訟訴稀鮮而吏不煩王蔣之經營韓劉
之題詠闐闐有林泉之勝樓臺在雲霧之中足
以乘藉熙隆之年優游遲暮之日雖出於素望
然非所敢期何茲天幸之深畢遂愚者之願此
盖伏遇某官開先後又刻意單寒謂其寤寐公
家夙宵民事雪霜雙髮金石片誠思有以逸其
將衰庶幾焉迄無曠事故茲假借之厚誠以生
成爲懷敢不遵奉詔條咨詢疲瘼處無事猶多
故勵晚節於初心簿書程督之間民俗澆淳之
際力所可到知無不爲此爲報恩他未預議

代林丈問候陳察使啟

低折塵勞十年一夢飛馳賢誼千里寸心永惟
記奏之缺然至於惶愧而惕若比者伏審逖傳
清問臨恤遠人豸繡冠裳日月旌騎神祇相協
穀祿繁滋恭以某官孚命于天以人議法生惟
民福仕與道謀風憲起於直躬惠慈應于後志
出爲耳目惟忠信之爰咨人告謨猷當靖嘉之
坐致前指變調之日用諧祝願之心某忝被愛
知不勝幸望守茲下郡莫拜前塵惟冀倍保鈞
和以迎天寵

代謝座師啟

治術迂踈久無成效皇明因任仍厥舊封對已
習之吏民頒惟新之命詔茲爲厚幸知所從來
伏念某起於孤寒初從州縣勉循繩墨僅寡過
尤偶玷京朝之聯遽叨符虎之寄七年之久三
易所臨惟此桂陽古爲名郡江山秀美民物富
繁可無勞而收功其惟涓而易化亦旣累歲薄
無佳稱徒以簿計敝訛已除去其根本門庭閒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寂粗若可以優游苟使將老之年是從請復之
例正艱難於外任何聽許於過求此蓋伏遇某
官開獎至公維持大計得人片善若已千能謂
其爲政粗有以便民俾之久任乃畢其微効加
以矜憐之自昔豈其衰晚而肯遺過於吹噓成
此僥倖敢不益勵所素圖惟其終襦袴斯民追
循良於往哲冰霜所守無愧泰于深知

代太守謝帥并職司啟

長吏之重選委至嚴非材之人叨竊容再獲迎
新命知有先容伏念某本以疎愚邁茲熙盛幼
焉就學壯而仕官起於掾尉之微至於牧守之
任歲月其逝僅茲三紀之年上下之間竟無一
髮之補英雖小郡道實要衝豈無事爲足可施
設而才力淺短術業荒唐其竭精神粗支吾於
牒訴豈不旦夜僅遵奉於詔條不思退藏尚圖
再任正懼過求之責遽承俞命之榮此蓋伏遇
某官維持大公獎掖片善貴焉期於達賤賢而
不以間愚其在單寒尤所矜借是令踈朽之頑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八
荷茲委屬之仍敢不左右規繩夙夜牒訴循良
可學皆將刻已而書屏職局所當惟有悉心而
盡力此爲報德他未知從

代文初謝職官啟

民曹小掾方懷曠廢之慚幕府清資遽叨特達
之薦出於過望何止愧顏重念某倥侗欵啟之
資蹠踣獨行之步志雖好古學不造微行欲趨
時動恐違義徒竊祿以爲養以爲貧而取譏方
清朝之急人正賢者之連茹敢期公舉屢顧菲

材然宰邑之官實字民之任於今日百里之長
乃徃古大國之封法新而未明則何以利公家
澤秘而不下則何以副民望情誠至懼未敢形
言日月大明俄先察隱以爲列郡之從事抑亦
操錦而學裁依於賢守倅則知爲政之大方以
其閑朝昕又得讀書之餘暇責至輕而要事至
佚而功爲惠也深於德難荷此盖伏遇某官誠
於引類志在愛民以大公至正之心成極備曲
至之德譬如春風之在草木未嘗不各遂其私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八
三
至於物產之有根華亦莫能兩施其力出於元
造惟此恩私敢不益勵深衷恪全素守勉旃未
至之學稱斯新命之榮是焉始終用荅知遇

代太守到任謝憲漕啟

比者叨奉恩俞繆當麾守已諧臨視方竊面驚
伏念某性本鈍蒙學尤荒畧祗服先師之勤誨
幸逢聖世之大明是叨一官以後羣俊雖志於
行已深勵夙宵而才不過人終鮮稱譽矧以有
國之慎擇無若列郡之守臣俾分優勞用壯藩

翰必也識足以知幾變德足以帥吏民自省歉
然其安稱此斯蓋伏遇某官至誠與類厚載有
容方以成物爲心惟知誘人於善肆令愚陋獲
比高明照之以日星提之以衡石是知絲系無
所遁逃惟竭愚庸期副臨矚究民之瘼奉公忘
私皆所素存今其益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太守謝憲舉大藩啟

得麾非稱動惟涼德之慚拔彙無方重以大藩
之舉荷知逾分省已若驚伏念某生本顛蒙學

尤空畧寡聞無卓旣困後知惟思力行之近仁
不以頃食而敢怠以謂爲子者必善繼志述事
故無往而不念其先爲臣者移所以事親事君
亦何適而敢怠其上有以伸已而澤物孰若爲
州而長民而鳴絃之傍有郡若邑請以自試涖
之方驚蓋以有吏有民爲條爲教卷舒由已休
戚繫之思有以惠鰥寡必若杜南陽思有以洗
冤誣必若袁楚郡以夕繼晷彌歲于茲寂無佳
稱可追前古而况照之以日月則妍醜何避平
之以衡石則重輕孰逃猥以銖銖之多謂宜垣
翰之重此蓋伏遇某官致君有道求類如饑思
以爵祿樂與之同而爲宗社無疆之計得片善
如獲金璧若無有連城之珍如高風之助鷓鴣
唯欲置青雲之上是令踈拙亦荷薦揚永食奉
公知難私報鷄鳴爲善惟懋素心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八

終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九

古詩歌行

謝太守荅詩萊州

閑齋掩畫扉
 踈竹間風韻
 兀坐無所為
 仰高方苦峻
 關關兩喜鵲
 如以捷來獻
 疑其喜過常
 精爽抑何頓
 謂當有嘉賓
 結駟問原憲
 不然親交書
 萬里來問訊
 何意二千石
 新書爛盈卷
 使者入衡門
 紅光十餘仞
 衣冠出蓬室
 再拜望城闔
 開緘列宿動
 芒角相輝煥
 捧讀未終篇
 欽降已

三嘆譬如涉春波渺不知涯岸又若驚雷霆但
覺目眩轉誰言匹夫窮陋巷一簞飯篋有無價
珍貴于青玉案昨者鄙俚辭惟求指瑕豈敢期
明月珠傾寫殊不恪重重借褒譽許與良過分
酷愛愚且直還憐貧且困惟人最難知聖哲其
猶恨自非明如日安得物無遁程孔昔中塗避
逅適所願傾蓋畢所懷日西不知倦聖賢欣道
合萬古直一瞬淒涼千載餘此道誰復振未聞
似今日曾不拜公面顧遇過所親思知久彌浚
重念樗散材平生慕忠順青衫百僚末言責固
所追若其愛君心豈以爵祿辨謂宜爲民上必
與同喜愠謂宜食君祿寧當復私徇刀斧且滿
前斯誠豈磨磷千載幸一時岩廊拱堯舜夔臯
豈無人共鯨偶未竄眷委一失真聰明不無亂
出令以便民動皆爲深患疲羸歿饑凍重負遭
囚絆奔逃苟自活父子潛分散以天征不義如
以雨蘇旱簞食迎王師東征西夷怨未聞百萬
師戈鋌日持玩南取十數洞西開五六郡府庫

爲一空白骨成龍斷大臣弄權柄生殺在顧盼
威福不有歸佞邪尚何憚公忠獲罪咎正直招
訶譴幽志鬱不伸變異以頻見陰陽爲之沴淫
潦仍乾曠方且頌太平長歌事賡贊天子九重
門深居拱間燕人人懷欺匿比周相引荐以俠
觀此時綱維一何紊滔滔恐皆溺心竊擬手援
是以屢上章指陳幾欲徧初雖蒙嘉納終不離
讒間棄逐來窮陬星霜兩經閨簪紳滿朝著大
半嗟排擯誰爲憫窮褐粟帛推餘羨誰爲念孤
獨齒牙借餘論重傷棄逐久不敢畧自辯高堂
有單親日久庭闈戀同時得罪人一赦皆從便
惟茲尚遠斥不許歸寧覲擬扣閭闔門明颺紫
宸殿恨無可言路勇決固所斷嗟嗟道云亾丈
夫兒女懦勢利同深熾風雲借餘便誰非顧金
錢誰非思達宦孳孳顧理義惻惻念寒畯如公
今幾人百世紹休聞

謝曹公

螻蟻有統治羽鱗知所宗是知君臣初直與太

極同子之於其父成性天所鍾因其親愛心以
養日益恭平居竭勤瘁患難忘厥躬不擇艱與
易那知通與窮至於事其君是乃孝之中未聞
君父間誠敬有卑崇孔子故有言移孝斯爲忠
穀黍不離草蠶魚其類虫皆能衣食人生世曾
不空矧乃備萬物陰陽資粹冲學問必唐虞儕
輩皆未能于世乃無補將何辨蝨螽五帝道尊
極三王化醇醲皆由諸大臣汲引相追蹤惜哉
物僞熾慧巧爲心蓬讒邪醜正直党與交訛攻

上者以翕訛下焉滋鞠訥鸞鳳遠遁伏鷹隼摩
蒼穹人神共愁嘆寒暑迷秋冬一人念忠直百
志懷兵戎利口銳戈矛危機峻臨衝賢正欲自
保孤羊豢狼叢邦家欲常寧西駕而求東聖宋
會明良盈成紹熙隆寢寢逾百年稍稍追古風
嘉魚烝罩汕鳧鷖在疊淥中間忽紛更新進爭
鋒鏖豈顧君與民致身惟穹窿巳酉乙丑間羣
類何夢夢有蔽過重雲其毒如蠱蚤誰敢正一
議洒茲謀猶邛公誠社稷臣識見何瞳瞳端方

屹以立千巒一危峯幽林馥猗蘭雪霜茂長松
俠以踈拙身趨時良慙春臯者有所陳狂言幾
怙終所犯斧鉞誅寬仁賴天衷未幾遽昭雪還
歸祿更豐毫釐未裨報已愧羔羊縫矧乃素鄙
賤無階望門墉未委何所長能如粲投邕星車
未鞅脫鶚荐俄天通朝廷嘉謹言固已可公奏
秩滿禪再陳推恩非獨後蓋以歷任淺欲進難
爲驟譬如升階梯等級言無繆且以罪累人頓
此無愆咎有祿幸及親非徒養體口端然坐屏
序無復事奔走雖曰去親膝曾不遠屢畝坦途
五短驛安問連日晝如此奉溫清不殊居左右
平生最知幸獲附諸儒後學問雖不深是非幸
無瞶知心在所養禦欲如禦寇耳目諸玩好常
如對塵垢惟有學問心終年憂不售今茲足優
游永日詩書囿人固有通塞譽亦隨美醜惟有
片純誠于身可長久平生所遊歷昭如認星斗
吉凶繫行違成毀由慵懋于心既不疑人來爲
明剖十中一二悟亦足長福祐况茲山水清人

物多奇秀加以託下風長如飲醇耐人之于子弟親愛關慈友至于力維持未必能再復乃知大賢心生成即高厚知其遠方歸偏親已皓首不忍重違去誓甘老藜糗又以家素貧無田事耕耨四弟三云亾若身無足肘聚指幾四百居前半孤幼委曲為之慮過其自營構士之所大患志與時不偶時與志兩得百中而一有益以世惑深真偽相紛糾簧絲在口舌巧令工迎湊攘臂視聽下非明孰能究門下無寸武蹤跡非素狃一旦游論拔如射之有彘惟以彘所為期以勸紳綬天下本無事欲治多紛揉惟是舉措顛嘉苗不如莠履舄以尊戴冠簪斯踐蹂助天繫寵綏宜民惟在宥人如公用心勸不由賞購有冽甘井泉清深玉其甃未觀縮長綆大施如川溜區區一方部不幾幕其收于蹉鬱輿望無路達旒黠作詩道尊光庶幾傳不朽

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

人生足清閑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

逐逐君子耀軒裳小人腴口腹霜雪滿頤頤馳
競心更速誰如東山後清風千載續仁孝實天
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揖高科聲華光煜煜騏驥
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周天官先上應宿
皇華屢更指間請分符竹端介奉高明慈仁撫
輦獨施設妙通神歡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
然謝羈束古人泣官政五十日艾服公年未五
十懇請竟從欲緬彼伋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
就恩榮一辭託巖谷由公仕以觀其庶無愧而

東臯我田園負郭予室屋兒姪幾百人圖史逾
千軸親舊旣周旋閨門更雍穆賓來酒一樽興
來碁一局吟嘯動烟雲詩書到僮僕寧知地有
仙但見人如玉乃覺世間人爲生何局促譬如
方污垢對之獨薰沐孔公當代賢宜其欽愛酷
慷慨出長篇情殷語重複日日動歸思浩浩見
林麓何意蒙鄙人幸茲一觀矚當筵頓忘味如
聽簫韶曲平生粗意氣自初得書讀每見古聖
賢心常自程督知身是罪根每每自鋤斲如彼

善稼穡去草茂嘉穀深嘉遠世網有若囚脫桎
惟茲素艱貧事與心反覆歷官二紀周一紀投
南隩歸時異去時聖主恩霽霽方欣到家鄉足
覺愁慮簇高堂皓垂白甘旨不饒沃四弟兩背
亾未言他骨肉繼又喪一弟三房等窮感不數
姆與婢孤孀十有六薄業支半年十飯猶五菽
蕭然夏秋際甚者日食粥人惟有父子恩親家
室睦惟其有君臣禮義朝廷肅二者苟有違三
靈共誅戮况茲生聖辰熙隆遇堯譽艱虞免兵

革少小遊庠塾青春被恩擢名姓粗揚暴孰非
累聖德師誨而君牧中間更狂妄天聽常輕瀆
云云不少已竟致御史鞠所負鼎鑊輕敢意尚
收錄日月忽中天湛恩俄濯浴父子實再逢君
臣亦敦復新恩胡為報舊過云何贖父母教子
勤羽括而礪鏃朝夕望乃成榮顯被親屬慈烏
於反哺知以報生鞠學術不寸施猶之玉韞匱
千載邁明良不能少負輻是生天地間曾不如
草木以此望明公雲中一鴻鵠

送陳守仁入太學

父子本天性至恩無比倫矧公之尊府子舍公
一身料從少小來迨茲壯有室未嘗越旬月遠
去慈親膝借問今何之千里具行裝荅言爲道
藝憤悱趨上庠有客前獻言惟道若大路駕子
天神明賢聖在舉步幽堂列墳典周孔以爲師
學成名亦遂且不離庭闈荅云子言善在予非
不知父母生我身劬勞靡不爲垂髫俾之學外
不與毫絲乃今有室家兒女髮已束分寸無所

立何以酬顧復如彼甲與乙名高髦俊科又若
丙與丁祿位今差我是皆予親友予獨無所就
是以不寧居忙於賈求售昔者三千徒負笈洙
泗濱孟軻遠遊學母老仍家貧尚違晨昏侍以
就德業新蓋以慈愛心惟期已成達男子四方
志安能戀房闈客前賀曰都事固無必非子志
乃如此顧予安得知在家事多奪遠大非可必
大孝在顯親爲子解羈馭日月如逝波無方可
維執紼陶侃惜分陰仲尼猶不及自古力道業寸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九
啓重琳瑯子今道所出處處足澆浮陽和達京
輦士女方春遊百寶粧樓臺歌喉珠宛轉惱亂
巧迎逢偏能伺方便平生足持守到此總不見
又有非輩流頻頻甚鸞斯顧盼借顏色談咲懷
奸欺從容樽酒問留連棊局上英豪俊傑心鮮
不由此放子今志者大思慮宜蚤正慎子之朋
儕力與光陰競由此期顯親昊天其斯應

臘月十八日呈子京

歲去如奔馬殘日十有三姪爲當嫁女甥是未
婚男叢然猥俗併殊非力所堪嗟予本支離塵
事素不叅東林書一架西榻經一函如是歲月
深吻舌如騰絨惟有陶淵明常欲共清談牀頭
酒盈壺亦欲同醺酣二十一二間煩事如掃芟
期使堂下空宴笑同所耽清尊酌宜深古語交
蘄岩夜久燈熒熒金波忽東南歲宴獨優游庶
幾爲不凡

示潮州吳宅三甥

大郎性純淑至寶受磨琢二郎姿秀美白璧光

閃爍三郎神照藏宛若雛在殼五彩翔鳳翰參
差見斑駁三人吾令甥亦嘗從吾學昊穹有顯
通報應無舛錯未有祖慶厚而招子孫薄二親
又善教曾不閑飲啄甥雖多似舅三子自超卓
爲文要根理覽古務詳博不惟子三人萬世同
矩護慎勿學舅癡直指世奸惡心雖在規益世
誰受忠諤立身旣不危青雲在挈攬

示女子

吾生鮮兒女汝次今居首柔惠少語言天性非
矯揉女生必有適二親非終守旣嫁又他州安
能長相就幸然汝夫賢純淑真汝偶出門天其
夫禮律其來久汝姑吾之妹姑夫爲汝舅事舅
如事父事姑如事母三者無所闕汝則無大咎
門內有尊親門外有親友歲時或餽助祭祀合
奔走一一無間言乃可逃父醜治家在勤儉臨
財戒多取誦經味其理聖心良可究卽事念慈
和無但勞吻味善看育與贍二子吾珠倍汝嫁
旣違鄉吾遷又遠趣東去十八程西來二十九

三四千里間吾視堂猶牖人生否與泰正若夜
隨晝但當道無虧不媿載與覆憶昨汝初生時
吾心有負以爲臣事君卽是子事父閨門有危
難誰不在惇疚推其愛父心誰不得前剖幸爲
男兒身許國自結綬安能冷眼看終不一開口
封章重十上夫豈避鼎斧南州雖譴逐萬死蒙
恩宥行行出國門母馬吾徒步汝生未三月正
當時裸乳雪片落鵝毛霜簷懸凍溜汝母歛汝
身寒風裂雙肘驅馳僅逾時麤糲不敢吐殘春
到貶所歲卯俄及丑汝時年十二稍稍近針縷
是歲真龍躍重明登九五湛恩被遐荒漸漬到
枯朽拜命走親庭便道從海浦旣見汝姑賢汝
乃吳氏婦我乃緣他人譴斥循其舊人皆念再
逐道路或攢皺我以臣子心等視如榮授人生
無患難憤勵亦何有况茲尋前道復見迎賢候
旬月得相聚天與幸誠厚君命不可緩病已斯
馳驟南北出靡常惟祈各寧壽舉足念其身行
幽如白晝又當夙夜間警戒其君子神靈依正

直惟仁孝是佑書信或往來知汝無病苦爲婦
洎爲母皆不處人後定當舉家歡相慶酌大斗
勝彼淚滂沱臨期一盃缶

六鑲助潮士鍾平仲納官輒辭贈以詩

揭陽繁富州鍾子處城閉怡然保清操不與世
俗換豪家富廩庾鼠雀嫌陳爛鍾子無田園斗
糴供哺旦甲第闢公門奴僮立如雁鍾子無使
令其子供饋盥無妻備組紉無婢奉炊爨市屋
十數椽廛商是隣畔冥陰滋蠹蝕飛屑落几案

炎蒸鬱不通揮扇尚流汗絃誦不輟音學海窮
溷漫文章有星斗胸臆藏璀璨何殊盛衣冠而
坐于塗炭下藥百十包虫腐皆逾半經年無人
顧蛛網潛滋蔓苦李十數株採摘亦素幹此外
乃一無兒女不蔽骭固非人所堪隨分亦侃侃
何意官物租添輸告踰貫太守爲學校芹菹思
樂洋買田垂萬年供給期無岸誰人不樂輸我
獨無計辦此時私愁憂幾至方寸亂我身困長
途脫身自投竄聞此心惻然不覺潛浩嘆六鑲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聊助君鷺股難廣獻聊欲分子憂使免頻勾喚
知子謂子貧不知謂矜慢斯則朋遊愆此時那
可斷子猶重辭讓揖拜如戰汗急取慎勿辭六
鑲如六萬

再到吳子野歲寒堂

再到歲寒堂仍登歲寒閣閣上與堂前物物皆
如昨鉄幹偃虬龍雲峯自巖壑文章有神力璧
笥光彩錯主人歲寒翁古意何淡薄山肴具樽
酒忻喜爲我酌高論寫胞懷千弩射鯨鯉速悟
有寶龜靈通非火灼辯議恣酬答亦以資笑謔
想翁賓去後前局徐徐鑰萬卷羅目前舒卷良
自若盛暑一榻風祁寒一爐藥翛然去與來一
個無住着我亦淡泊人世味聊咀嚼無種不取
嘗畢竟何美惡但聞歲寒風便覺世齷齪今茲
翁如龍看彼皆尺蠖今茲翁如鴻視彼皆籠縛
故願歲寒翁高收歲寒脚踏坐百千年看春華
秋落無令木石心長笑人脆弱

和孔義甫送謝丈致仕

公本仙人眸子如點漆少年富詞學胸府羅
星日千鄰告飢糴靡不售所乞清時登膺仕直
以名駕實非若勢利徒志意隨纓紱舜立臯益
來文興閔泰出遼遼天地間千載茲會一神皇
真聖神羣策期盡屈何意羣慮卑惟思進身疾
然否差毫厘愁冤騰萬室天聰竟下聽罪已逾
帝乙公時如巨龍盤泊蝦蟇窟孰不念澤施天
人共欣懌寧知未艾服懇懇乞骸骨不免使衆
疑爲高至遺物應思世役役耽徇窮終沒寧殊
鷄與鶩一飽歸且尉欲使聞風清是甘守圭華

古交行

大海有時竭此心瀝不乾厚地有時坼此心無
裂文持此以相照百鍊青銅昏用此以相惠貝
璧黃金盤覲面有餘歡背面無間言德義以相
高慶譽以相先千古似一日萬里如同筵此爲
金石交誰與知者論

教子孫讀書

水在盤盃中可以鑑毛髮盤盃若動搖星日亦

不察鏡在臺架上可以照顏面臺架若動搖眉
目不可辨精神在人身水鏡爲擬倫身定則神
凝明于烏兔輪是以學道者要先安其身坐欲
安如山行若畏動塵目不妄動視口不妄談論
儼然望而畏暴慢不得親淡然虛而一志慮則
不分眼見口卽誦耳識潛自聞神焉默省記如
口味甘珍一遍勝十遍不令人艱辛

次韻种道行衙賞蓮花

城中勢利如聚蛙聒聒鼓鬧窮兩衙忽聞携樽
命真賞如見地涌金蓮花况茲危亭跨高爽極
目四顧窮天涯紅蕖繚遶幾數畝盛粧翠盖相
撐擎輿肩不換足已到咫尺異彼窮幽遐居之
自可換凡骨不必飲露餐朝霞堂堂露衢不戶
牖非此非彼無追賒幸時有酒共醕酖不爾一
啜先春茶楸枰小小較勝負徃徃笑語成謹譁
歸來清風恐飄帽月影已向西樓斜長舒兩脚
就枕簟一覺已聽清晨笳

賦公悅席上事送周如京

逢世路分疑歸洛陽有客邂逅樵溪曲高談傾

蓋萬珠璣相對崇朝惟不足武陽太守山簡徒

喜賢樂事天下無爲客留公駐斯須精庖饌玉

歌貫珠坐中賓客皆豪傑凜凜清風生頰舌性

情浩浩談云云不待酒味旣凜冽逡巡行幕如

風翻二妹新出屏幃間一人捧心餘故態對客

悄悄眉峯攢一人襜裾半雲霧仙袂應曲飄飄

舉解作陽關意外聲舊人只把花卿數此霄嘉

會世所稀席上更覽周侯詩彫金有格但聞說

不覽新集那得知俠于周侯非甚舊朋友十輩

識公九此公惜別事如何反覆清篇還執手龍

韜虎畧何處藏却向吟筆呈鋒鏃堪作太平祥

瑞錄將軍白首弄篇章

贈雲門居士

雲門山口雲徘徊居士道與山崔嵬清時肥遁

古亦有驚猿怨鶴今誰偕居士高臥白雲堆山

門時爲猿鶴開溪花野山自春色雲芝石笋寧

須栽軟蒸抱石傾新醅麋鹿慣我還無猜寧知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玉署思賢切御手調羹待客來

送聲父

羅浮主人袁公發偉才逸氣千人傑二子軒昂
有父風妙年趣向天然別邑之子弟亦好儒遠
來迎子求師模子非往教求卽應龜筮有決前
光孚春風正好偕行樂子如健翮摩天鶚秋闈
從此卜亨途回謝卑汗翥寥廓爲我殷勤問袁
君奪人所好非前聞

謝太守惠酒

重陰未肯避陽明飄風驟雨加震凌正月已缺
二月近滴水成凍威稜稜帝雖乘震利發生令
猶行冬重嚴凝鷲皆遷喬忽人谷魚已弄煖翻
藏冰此時草木亦成愁祇恐不得達其萌吁嗟
羈窮影弔形安得恣然如無情明良會合千載
遇乃以罪棄投荒荆單親萬里頭應雪不得朝
晚奉甘馨閩嶺之南方弄兵殺氣殊與生成爭
旣不能輔助聖時使咸若又不得慷慨帝前效
昔人之請纓詩書滿腹浪自飽一句不得推而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行身雖兀坐心惕驚愁緒忽起填胸膺但聽曠
野深林調調刁刁如有神號鬼泣聲真江太守
真慈明惠施每每先單煢眼前突兀雙玉瓶滿
貯玉液清冷冷拜公之賜未敢傾不覺失笑三
閭生不學憔悴思獨醒哺糟啜醢隨其朋往往
一飲一石五斗解醒被人呼作生劉伶雖然遇
酒而酪酊心不汝醉神亦寧開樽又飲太守德
和氣坐覺生簷楹不知凝冽自何去至于愁思
皆自澄乃知春功亦不遠緘封祇在瓶與罌安
得遽爾披重雲劃見白日臨青冥和氣習習扇
九壤枯枝朽質爭敷榮風雨時泰階平聖君萬
壽寰海清細草輕煙日邊路鳳管龍絲細可聽
有耳不聞輦與鉦有目不識旗與旌聖功浩蕩
不可名

上曹大夫

客從南英到揭陽十有五年困長道囊資空竭
奴僕愁氣象塵埃顏貌老天矜窮悴幸有緣太
守曹公看客好孤舟薄艤卽趨門一笑相迎見

懷抱道途險易人佚勞俄頃咨詢無不到旌軒
雍容屈臨顧袖出緘封相燕勞舍舟東溪宅西
湖西湖風光盡不如是日佳筵在連理賓從翕
集何舒徐太斗所酌真醍醐珍肴異果瓊瑤鋪
巨觴激灑巡數勸惟恐不醉非賓娛別有芙蓉
對芳席五幹十花圖在壁萬龍齊幹玉森森回
看華軒籠翠碧熙熙臺上柳青青衆樂亭前松
植植爾乃盤桓四十日尊壘時展情無斃不知
海內爲主人幾人似公真好客觀公政治誠有
命合居廊廟居海濱子厚在柳南蠻欣文翁在
蜀西鄙馴天心帝意誠念遠故爲遠俗迂良臣
願公不日居陶鈞大開東閣羅冠紳烹庖鼉龍
脯麒麟布被底下臥平津天涯地角盡陽春

醉翁行贈梨師醇

金峯醉翁七十九行步龍鐘面鰲垢惟有滿腹
竒文章日月爭新無老醜頰舌鏘洋言不苟咳
唾成珠須信有兩眼如星照耀人見客偏明儼
如舊問翁壯年愛棊酒邇日還如昔時否曰予

西坡先生集卷之九
不戰猶好看日飲常能傾一斗因持棊酒前就
翁明日壺漿復予就朱君貧苦亦好奇接續携
持窮清晝城中遑遑競趨走覲面草草忘親友
幾人尊俎暫從容笑傲松篁弄花柳寧知北郭
予三人繼日相從辰到酉龐眉皓髮常溫然相
見妙齡眉目秀惜哉才高命蹇成遺滯四十餘
年州縣吏棄之林野混漁樵徒使知音動嗟喟
愚聞天道高遠不容人測度無奈人能樂其樂
故有鼓琴重岡行歌遺穉浩然克塞不以世俗
瑣屑累寥廓愚觀翁之子孫說說繩繩此其後
慶爲不薄世俗毋以翁老生輕心須知此翁頭
白面黧而英心義氣天地不得而銷鑠

江亭與程瞿二君邂逅小飲太守送酒因

成

蒼翠擎天江上山淙琤瀉玉亭前水邂逅相逢
坐上人傾蓋論心何俊偉涼風颯颯來几筵似
與清談相表裏程瞿軒軒古遺義憫我羈窮見
辭氣以爲此時無一杯直恐江山解相鄙旋呼

西塘先生集卷之九
二
奴僮滌鐺勺豆肉盤蔬隨所時三盃五盃復七
盃清興悠悠殊未已復向行舟尋果餌鱸鳧擬
欲求諸市豐殺佳饌來使庖巨長鱸間珍脆
逡巡長呵下雲際傳以報謁迂千騎薄聞江滸
清飲歡歸去瓊漿遽來賜大哉何公古循吏易
俗移風有深致人之所背公所趨正以敦薄醇
醕爲已事連英二城接疆理舊績新庸蒲人耳
道塗賡載盡歡誼冠佩清言有餘美

送杜靖國知連州

杜氏世德光無前聲華行實相輝鮮賁之職也
在刀七親舉罰爵平公筵預之聞見合左氏春
秋大法因粲然詩爲郡守稱杜母南陽之人今
尚傳如晦作相猶民天忠誠蹇蹇終始全能令
大君思不已輟瓜奠祭情拳拳子美大雅三千
篇昭昭勸戒日月懸其人骨朽邈千祀至今聞
望猶當年我宋龍興撫嘉運杜家孫子隨飛奮
坤馬承乾禁掖清傳霖蘇旱華夷潤邇來文武
百羣中詵詵杜姓多翹俊靖國少年卽竒絕雄

文常倍千人傑投書天府一不意却掃雁蕩不
復出懷材抱道良有珍售以連城爲折閱中年
不忍自棄置以蔭調官南海尉手提頑馘授州
將海盜爲之潛喪氣塵埃從此免低顏倏忽十
年今擁旆憶昨建康臨市征公於吾父爲交承
兒童不敢求見面卓犖但聽馳英聲爾後馳驅
逾半紀投荒乃得親君子孤舟抵岸卽登門見
我有悲兼有喜所悲竄逐萬里來豺狼得路忠
信埋長噓爲我意愴惻吾未振汝良悠哉所喜
謂我一門吏一年三黜剛愈銳投身湯火何所
求所憂爲君不爲己况復吾爲汝父執世契不
淺汝吾姪此邦人物粗熙熙戢司慈明州守德
汝雖投竄實汝福天子神聖終汝直丈夫秉德
貴不回窮達自天非汝職公言令人益慷慨一
接已見真顏色韶光波逝不暫停年華兩見新
堯曆可憐情義如一朝向人睠睠終無極外臺
差注重求材天子急人方盱眙丹書鳳口下九
霄捧詔治行何烜赫昨日紅蕖醉幕賓今朝皂

蓋賢州伯官雖衙尉丞位乃二千石羈人無以
報恩知請爲使君申八德一曰公心與衡鑑無
情同朔方裴俠號獨立背公之私無髮容青州
趙琰絕囑託貴要書來投水中二曰寬量須江
海爲盜盛并州陳泰但懷撫未嘗愠怒形于顏
南陽劉寬抑又甚蒲鞭示恥犯者難三曰信舌
端常與心相印九江宋君每聽政平旦日中猶
不紊并州郭伋舍野亭爲與羣兒期到郡四曰
惠有如雨露時沾漬光州元忠嘗賑貸二十五
萬恢天施蜀郡廉范不禁夜一襦五袴惟民利
五曰清玉壺在堂中有冰武昌何遠思律貪汲
井投錢非買名合浦孟嘗亦無欲還珠碧淵清
所徵六曰正端如標表行非徑北海朱邑雖篤
舊至于枉曲終無聽東萊楊震畏四知行不欺
幽此爲盛七曰明昭如日月東西行冀州賈琮
去帷裳百姓聞之政自行雍士李惠善審斷彈
鷺坐知禽鳥情八曰毅鎮浮靜躁溫而厲汴州
齊澣非肆刑清嚴自我人皆治濠州張福不可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犯以重自持人自畏此之八德人有一鳴絃按
堵皆千室能于八者具有之使君之才非世出
使君有政教必本之學校蜀人夷陋卑已甚文
翁之化于今好使君有詩筆莫詠閑風月追還
雅頌聲太平吟詠性情思補闕使君有車馬莫
賞閑山水時行郊外問樵耕民間利病須詳委
莫輕喜莫輕怒輕喜於人火上冰輕怒於人鏡
前霧莫狐疑莫輕信狐疑多至敗良謀輕信定
令姦小進大凡當局常多迷使君臨事其慎之
倘記愚言用有時微塵積嶽終有裨蒼生旱渴
天欲雨異時經濟非公誰

紀連守植道傍木

道傍木夾道參參如合屋種之毫末成合抱太
守慈仁輔生育古來善政盖有數道路開通亦
其目芟除翳穢平險阻堅固橋梁便艫舳何爲
萬柯隨曲直化此長龍被崖谷由吾太守愛民
深孜孜利民惟不足以爲烈日長道難加茲嶺
外炎暑酷黃茅鬱蒸之烈氣重嵐固結之濃毒

不得清陰縈且紆何處憇息而躑躅令如源泉
下斯行長原太山秀可掬桐榕楓果隨所遇惟
其茂密佳蔭速何公之心父母心後人當如子
孫續勿剪勿拜勿拗斲蠹朽便可添新綠

示廬山寺老勝師

離鄉十九年日有如年久歸來山水亦依然人
物存亡半非舊廬阜之前我舅宅此寺如我東
西家每來舅家必到此粵自齒稚公踈牙庾嶺
閩山四千里青衫謫逐自我始築臺東望幾悽
涼親故蒲前爭不喜林下相逢真實人非戚非
踈非故新執手之言行處親是以還家一百二
十日五回松下問禪因此身非我身有君有父
有神有民俯仰回環知有待古之人居不黔突
行不已輪師住無住我動非動來不須迎去不
須送聚散會離百年一夢大千沙界等閒言尋
常只把毫端弄

次韻子發勸酒

子真依前家谷口無地栽禾只栽柳否亨千態

西坡先生集卷之九
古難常與物浮沉兒女詬鷓鴣海伏而天飛鷲
鷓林棲惟一枝迂談濶論偶相識千世一遇非
爲遲君看大旱希雲霓又看朝濟雷雨隨天之
神力豈不大若豐若約無定姿况夫人物在宇
宙無異蠅蟻停盃卮生亡尚非已主宰滋味得
不隨醇醪是以衆人察察日不足我獨悶悶頑
無知方吾醺酣以盃爲小正見滄海如池沼
子又作詩勸我醉如泥得非亦以昏昏爲勝曉

贈余純臣通判

清人如玉如蘭荃元是水晶宮裏仙貳車海陽
未期月士庶一口咸稱賢請言清人所以賢清
人貌莊神凜然中扃恬夷已自得志意高潔凌
雲天犀珠焜煌照天地清人不爲迂其視金鐘
球磬雜管絃清人不以勞其耳惟視與聽尚不
爲豈肯爲彼回其意是焉神照無不通豈特視
明而聽聰是非毀譽不立已輕重默與權衡同
上閭閻今下侃侃和以不同惠而斷自然民物
被休賜芬馥不馳而自遠閩山下士狂且恫二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九
二十八
十八年如萍蓬遇公于茲心膽空教誨怜念皆
深衷大論時聞錡霹靂健句每驚爭化工聽言
觀事潛欣悅不見累旬如歲月作歌筭中時一
閱如對岩岩永蘖節願公保此清人躬古來大
任求明哲

和李天與秀才

西塘老人喚回翁愚惹無他生所鐘簧鼓不聞
非耳聾形器不涉非無蹤盡傷萬類物所蒙圭
璋貝璧矜昂顛瑣屑之私背大公塵埃鄙明荆
塞胸宜厚而薄歎爲豐奚以經濟躋和冲王功
曰勲民曰庸勲誰烈烈庸惟同培夷剽奪祈爵
封若人無所用其忠扣天惟茲冀祖宗願一更
改由大通雪霜巖巖有高松羅網密密皆去鴻
此身萬死非災凶生隨螻蟻氣蜺虹共追大古
還醇醲不忍生置爐鼎中聖德如天非世逢迨
茲白髮猶顛侂圭刀爲活羣賈傭何乃紫木臨
身宮地不愛寶人來共威儀黨黨君子風袖中
球琳來相從手搜明珠心益恭偉哉斯人空不

空其中宏深外雍雍淡交庶幾寧鄙裏箇中自古無蛇龍

上知郡承議

至樂之性長自餘世物莫得而榛蕪陰陽變化在舒慘千里豈足勞建除憶昔僭侈擅一隅瓊宮貝闕粧金珠穷奢極糜相傾奪所不可道矧可書天清地寧聖神出蕩蕩一化渾太虛頽基故址盡荒艸徃徃狐兔來爭居魚書虎符若郵傳幾人到此畱安舒譚公賢明大國後寶璞豈肯彫璠璣弗除荒穢出夷曠茨茅墩瓦從古初壁書齊丘儉化論譬如論海先河渠千古興亾一端夢逍遥巾氅日裕如有客登亭見施設笑殺瑣瑣誇瀛壺

連州斛嶺寨井

斛嶺寨行雲際下視長江入地底汲江登嶺行三里躋扳峻險爲艱爾將率居民幾半千度歲終年苦無水爰自慶曆達元符循舊安常誰擬議元符太守何公賢爰民慮事誠而至以爲山

西塘先生文集 卷之九
頂流泉鮮其事吾觀古人行師動萬億所至豈
必皆平地軍必有井井未達將渴不敢聞衆耳
陰陽者流以水照星星之所聚泉所委行行浚
鑿三日遇泉井成矣乃今三井如鼎趾豈特當
年負瓶操綆僕僕往還之人爲慰喜吾欲後之
人知井所以起敬守前功無委圯必使甃砌長
如今日之情泚萬萬斯年施何已故作此歌勒
諸斛嶺之市

苞苴行

苞苴來苞苴去封書裹信不得住君不見箕山
之下有仁人室無杯噐以手捧水不願風瓢掛
高樹

五七言律絕

陳元叟清軒

塵空軒戶誰標似水名物訛空自汨人性本
來清天上雲藏月人間石裹英雲開與石裂精
瑩自分明

季冬桃花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真宰終無妄元和豈有偏如何洞天蕊開向雪
花前遊騎雖然闐紅芳亦自鮮惟應祝融氏偷
竊翫餘年

次韻嚴巨孟

俠也生來拙論才寸不通趨時慚寡術守古又
無功永日書千卷閑宵月數峰惟期賢者達遂
閣見開通

俠也荒唐學文章愧古風誰將覆醯醢子謂近
蜺虹去聖雖云遠微言信可宗期君振頽敝謨

典嗣前功

俠也愚而已奚稱忠與剛未能安社稷自合竄
炎荒國以民爲本仁當生不傷君其明辨此萬
里在飛翔

和孟堅二月晦同出城

花柳接重闔三分破二春江梅初弄雪壟麥旋
收新纓紉嗟塵事農桑羨野民暫陪遊樂乘此
日是何辰

城中未必悶出郭喜還生濃淡山原氣高低溪

西塘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三十一
澗聲鳴棊振幽谷把酒聽流鶯
踈曠還隨分何須學步兵

瑞像閣同楊驥雪夜飲酒

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
書隨更漏盡春逐酒瓶開
一酌留孔孟再酌招賜回
酌酌入詩句同上玉樓臺

和荆公何處難忘酒詩

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
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
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
君門深萬里安得此言通

和叔粲滄浪亭

高亭殖殖水冷冷笑指鷗鳧
坐晚汀遠不聞聲千櫓去
矯如爭秀數峰青烟雲窓牖
紛紛雨露月蒹葭點點星
最好歸輿擁雙壁笙歌燈火照仙屏

題仁王橫山閣

案俯橫山跨海來拂雲高閣爲誰開
荒溪古木閒猿洞明月白沙空
釣臺曉日東峯龍天矯秋

西塘先生集卷之九
風西峽鳳徘徊居然靜卧江南岸天塹亦
壯哉

次張子京遊天王湖作

湖上遲遲不忍還談玄清徹幾重關旋嵐野馬
皆歸靜逝鳥潛魚各自閒墜果露巢秋後樹淡
烟斜日晚來山吟情到此何終極注目紅雲紫
霧間

同子忠上西樓

偶因送客上西樓共愛佳城枕海馭雁翅人家
千巷陌犬牙商舶數汀洲風吹細雨兼秋淨雲
漏踈星帶水流獨有單親頭早白迢迢東望不
勝愁

次韻陳秀才告別之作

行橐蕭蕭又出門豈應踪跡溷東園詩書無地
人間世山野有亭江上村幾許春秋由白髮誰
能枝葉事閒言行矣吾衰今已矣獨將清夢到
乾坤

示廬山寺勝老

寶鼎當年未結丹幽棲曾此掩柴關羽翮欲化
乘風馭梵錫應留解虎環僧臥碧雲皆壽考鶴
迷華表幾時還好應月白長廊下澗水無聲人
自閒

次韻子京早春雨中

花草迎春意已嬌霖如膏雨復連朝昏雲暗霧
饒慵因踈李殘梅共寂寥賴有河陽遊約近能
令圃澤睡魔消看看陌上千紅紫只好公孫日
解貂

贈陳通其致仕頌壽軒

七十退休人所共一生清苦獨推賢枝接腹飲
知安分骨聳神清合永年靜引兒孫黃卷下閒
馴龜鶴小池邊恬夷益得冲和力無病無憂一
地仙

送林六秀才之廣勸其早歸

無情烏兔兩相追歲月蹉跎一箭飛解報劬勞
能幾日可堪容易曠慈闈須知楚國千鍾粟不
直萊庭一綵衣我念松楸心獨苦故知吾子不

西塘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三四
如歸

次孟堅初冬晴和見梨桃二花作

十月南天尚暑襟幽花何怪動清吟半扉素蘂
呈修徑幾朵天紅出茂林地借小春回暖氣日
勻踈影轉輕陰惟應幕府多才俊不負行臺醉
賞心

次張君舉秀才

長風清洒翳天塵捧出重光耀世輪龍袞未溫
當宸坐鳳書先軫向隅人一緘符命來差緩四
尺先墳夢已頻衰老將何報明主雪霜柯幹艸
萊身

題頽軒

達人取次總佳宜瀟洒清軒聊自頽垣果砌花
堪咲語牖風庭月共希夷滿堂虛白琴三弄竟
日醺酣酒一卮別有工夫畱客住時時談笑出
新詩

次韻環翠亭

天圍湖海淨團圞水色山光四座寒暗結濃陰

森萬木靜鋪遙碧擁千巒共斟綠醕看浮蟻遙
見孤舟下遠湍是處烟雲有佳隱崎嶇長道太
無端

仲常龍畝自廣中移師閩

節鉞依前向釣臺祥烟喜氣兩嵬崔民思父母
無窮已天借星辰有去回千里袴襦還衆煖三
山樓閣爲誰開須知道路先騰說又見清涼古
佛來

次張漢公言懷

人間滾滾竟何營只爲蠅頭利與名千里瘴鄉
吾逐客一簞窮巷子書生文章相誤終須別寵
辱無關自不驚贏得白頭閑處坐一竿風月有
誰爭

次韻太守仁智堂

堂下玻璃看碧瀾天邊圖畫指層巒崔嵬切漢
星辰近清泚照人毛骨寒已嘆神明傳政化仍
觀慈惠展盃盤尊前不爲扶衰病敢惜酡顏勝
渥丹

次韻春登樓

公餘閒步古城巔
遲日和風暇
豫天花引嫩芳
迎曉露柳垂輕絮
拂晴烟一尊椒桂
除三品千室謳歌
在五絃紅紫正爭春
又半斷崖荒塹艸
芊芊

幽居

蕭條深巷寄門墻
城郭村居事異常
石展地衣三藥徑
錦圍天柱十花檣
幽禽隔樹鈎膠語
異草搖風合和香
不覺冬歸與春到
但知無事日

偏長

次韻李天與張溫夫

年來年去一衰翁
幾不能言但守中
每嘆善交如管鮑
那知所得並軻雄
直教顏巷人難處
祗願融尊酒不空
自古英賢有窮達
誰能朋友謝磨礱

辭謝諸相知見招

蓋倚羸肩汗滿鞵
晨餐夕燕未曾休
盃盤狼藉君雖厚
僕馬疲勞我亦羞
淡淡交知猶可久
區

西塘先生文集 卷之九
區口腹不須謀還能收取筵中費遍使飢窮飽
暖不

上蘇端明

聞說天南受賜深傳方施藥每揮金看天風格
樽前態妙國胸懷枕上心草木亦蒙銓品力山
川難載頌歌音如今收拾知何用衣被華夷有
傳霖

昔向東坡覽古文長嗟簡策鎖風雲那知日月
歸元首立見夔龍遇放勛夷夏生靈真久困聖
賢膏澤有前聞幘幪天地期功業妙畫竒書請
暫焚

辭方公悅

又承尊酒細論文日日樽前得未聞憐舊直忘
趨走賤有疑俱向笑談分心緣明德懷高屏日
爲偏親斷遠雲明日迢迢東郭路未行離思已
紛紛

次韻清溪樊主簿

欲致皇恩浹羽鱗天涯地角盡如春當年款款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九
曾忘死今日區區肯患貧正以庭闈安梓里誰
知寃夢達楓宸海邦一見如疇昔心膂相知亦
宿因

次韻余純臣通判球瑯軒

聳翠凌空不少盤回環使宅對千巒高華誰爲
球瑯闢勁節相怜霜雪寒引得鳳來緣有實化
爲龍去始堪看桐廬寂寞烟雲暝惆悵無人近
釣竿

次韻余倅籠碧軒

萬龍齊幹擁高牙占盡幽竒只一家分破密陰
開細路罩將餘碧入江沙靜籠簪玉朝雲合暮
到盃金夜月斜賢守二車真可畏尊前詩筆太
豪華

次韻廣州梁有爲秀才

孤直惟知不愧天飄零無復記流年學從鄒魯
已如此貧甚顏原亦浩然乞食偶隨持鉢老入
城因訪跨羊仙真人到了扶真道手付瑤臺刻
玉篇

煙雨樓

層梯疊構倚穹蒼煙雨江山見渺茫人是神仙
來鎮守物隨時節亦循良靜鋪紫翠資吟興時
作霏微助歲穰豈比啼猩兼嘯鬼浪將愁恨向
瀟湘

仙人居處卽鰲宮更作層樓峭倚空羣岫西來
烟漠漠大江南去雨濛濛花鑣柳策熙怡裏耘
笠漁簑笑語中別有夜楹千里月凭欄清興與
誰同

示潮州妹子

八人兄弟三人在獨立他州信汝賢直使無情
如槁木忍看垂淚念南遷從今依舊歌泉水何
物偏宜寄謫仙美酒年年須百甕好從南海便
乘船

次韻子京下元雨過對月

年雖小歉俗安蘇小雨時時濟旱枯天爲下民
成晚霽月將三五上東隅星如青女臨銀鏡人
似寒冰在玉壺想是庭前吟望久豈殊雲外一

輪孤

元符放還謝英守何智翁

僦屋平山至典衣來時便作十年期豈知未報
歸餘閨早有潛吟送別詩聖主恩仁天地力明
公憐念父兄慈征鞍擬待春和煖催促行裝願
少遲

和子京霜字見寄

秋深園圃雖無雨晚歲頭鬚自有霜身事無功
且人事酒囊餘地乃書囊寒鴉嘯侶鳴喬木粉
蝶成圍過矮墻對此每思良友伴幸時來訪浣
愁腸

次韻趙資道秋夜聞角

蕭索秋城五鼓前月臨殘夢正團圓彤樓一曲
梅花落玉枕誰家繡帶連歌酒梁園人散後弓
刀秦戍鴈南天一般淒咽西風下轉展空牀夜
不眠

次韻知郡登高言懷

莫向天涯說故鄉人身不似鴈隨陽黃花滿手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一
空佳節千里有懷如寸腸爲許功名酬聖代不
須愁緒付理觴男兒不是閨中物生則桑弧射
四方

次韻杜幕春日

平明驅馬出城東馬上知君興莫窮淮曲山川
三月路春光桃李萬家風酒腸寬處須吞海詩
思狂來幾擊鐘何事青筇正隻髮擬將漁釣約
溪翁

次韻張伯時以再任爲賀

再官庠序爲寧親立道惟憂歎泗濱若使佞諛
求利達便居廊廟亦沉淪環惟書史何如樂得
是英髦信不貧如子才豪猶未第每思冥晦避
通津

次韻子京述懷

桑海有涯殊浩蕩蕙風無動任飄飄莫窮興廢
千年事但看盈虛兩信潮方聽民間歌道化何
爲天際想歸橈當知得意無南北隨向生成似
玉杓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三
和英州太守何智翁次韻馮仲禮麻江橋
疊石梁空太守賢一年功力倍千年惠從今日
流終古智是當時決九川有競輪蹄何離沓無
情風月亦流連紅燈焰焰三更市從此吳江不
直錢

一帶危橋接市廛春成冬壞幾多年誰驅巨石
如填海化作長虹下飲川白水曉寒孤洞杳紅
燈夜午萬珠連清風明月如堪買且問如今直
幾錢

次韻張老見贈

烏鴟螻蟻有君臣此義如何易世塵欲爲無窮
宗社計肯憂如幻歿生身八千江上奔馳路十
二天南黥淡春歸到親闈捧杯酒始知終是福
唐人

觀碁五言排律

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門數竒藏日月機發動
乾坤對面知爲敵渾輸却有翻詐貪常易喪仁
守乃長存隻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令投險

西塘先生集卷之九
四三
勝寧抵被圍奔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尊傍觀
饒好着當局奈嗔言慚媿中孚信幾危大壯藩
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覓

謝工部徘徊堂七言排律

高堂增構廣幽齋鑿破青青遍地苔雲入洞房
疑有氣月當踈牖若爲開路無荆棘皆新闢砌
得芝蘭是舊栽流水聲中迎送屐綠筠叢下獻
酬杯達生不爲休塵慮齊物元由悟本來終見
東山報重起未登滿乘且徘徊

五七言絕

集鷗渚

主人無機心兕虎皆可入君看小渚中豈特羣
鷗集

忘機亭

鳧鷗近隼旃亭陰戲魴鱒我自無機心忘機成
戲論

孤嶼亭

峯巒何迤邐天際相依倚如何是孤嶼獨立澄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三四
明裏

芳芷亭

澄流良湜湜幽藻還漪漪不是采蘋手芬芳長
自持

讀史

亂亡由佞舌覽古每嗟吁擬刻姦諛像申明兩
觀誅

論誠

萬事以誠立不誠心不專誠心非鐵石鐵石被

誠穿

和蔡公上巳

愷悌侯藩修禊事風流草木薦天香使君喜爲
民行樂擬築春光作舞場

閉戶

居然訟息愧王通反閉柴門亦古風幽鳥一聲
庭日永軒窓從此近盧仝

漁家

月滿平湖夜漸深浩波千頃蕩黃金不知世有

西塘先生集卷之九
四十五
榮華事何至中藏喜惧心

見遠亭

天邊毫末見千峯景物都窮見不窮因念當時
小天下亦如亭上老仙翁

大水除廳前小屋

庭下新來不掩門洒然無復舊時喧小鋤輕瓮
從茲起無補清時合灌園

宴十五約重陽飲患無登高處

道義相歡勝飲醪况添流雪見承糟卧籬一醉

陶家宅不是龍山趣也高

出御史臺

萬險千艱六出身如今也得避囂塵須知從此
寒原上有個行歌拾穗人

道中見以索牽五六十人監理錢者

可憐平地不生錢稚老累累被索連困苦新圖
誰畫此祗愁中禁又無眠

題靈峰平步亭

天險嘗聞不可升人聞危墜更難名欲知平步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九
亭中意平得心來處處平

謾成

渠雖古意元無取詩近虛名亦懶吟不是將心
就無事都緣無事可關心

王文集卷第九 終

西塘先生傳誌

宋史本傳

鄭俠字介夫福州府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
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獎之
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
施行民間不以為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
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
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
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間以

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以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或以爲苦雖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有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

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
疏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
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
不入羣情懼歿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
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
賑貧乏取有司措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早
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歿之命今臺諫充
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
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
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
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
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
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
日所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
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
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
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午日命
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

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
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
民間謹呼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
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具責
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
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
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
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
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
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
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
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
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數復爲書
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
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
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
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
正人助惠卿暴其事具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

爲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
成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
罪但徙英州旣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
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
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
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
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
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
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
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厄至死皆克然無
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
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
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
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此贊蓋與呂
誨等共之

墓誌

左朝奉郎權發遣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夏之文撰

上卽位之元年勵精政事慨然欲復元祐大臣
及黨籍上書停人官職數因詔令令吏部條具
及本州保明或子孫於所在州軍自陳自宰執
侍從及其餘官姓名而公與程頤等二十人咸
在褒錄之數建炎四年臣僚復有請於朝乞以
逐官已追復或未追復及追復未盡人委刑部
詢訪與吏部同條具以聞未報間中書舍人林
通劄子具公首論新法不便例入黨籍獨未蒙
朝廷旌賞乞檢會前降指揮優與追贈紹興元
年十月告贈朝奉郎仍官其孫一人公諱俠字
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四世祖佖隨王氏
入閩居福州之永福曾祖御徙福清令遂爲福
清人祖謚以通直故贈奉議郎父暈有德望爲
學者師法仕至通直郎致仕教子業儒治平四
年公擢甲科第侶繼登進士第通直及見之鄉
間以爲盛事公少年器識不凡常隨通直官江
寧閉門讀書人希識其面荆公爲中書舍人丁

家艱聞之每見通直及對客語必及公好學屢加獎激迨赴鄉舉通直令袖所業見之荆公一見其文曰平生少許可君往必高薦赴禮部再見之曰君往必高第皆如其言初調光州司法參軍熙寧元年十二月到官越明年荆公秉大政有疑獄四五事不決所司議法殊不與人情相通公於本條中自勅令式律散行條法反覆推究得其情具案以聞皆如公所請荆公器重之及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坊場市易等事節次施行公知其不便欲爲荆公言之會終更徑至都下齋戒具書然後見荆公深蒙稱獎再見勉令試法公辭以非深於法者三見問以近何所聞公曰近日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坊場市利免行與邊鄙用兵在私心不能無區區短見荆公無語自是兩具實封并致一書反復極言新法之爲民害皆不報久之授監安上門旣視事荆公欲辟修經局公亦愧謝之時六年七月不雨至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公以本門所見饑民及

新法之不便乃爲圖狀發馬逋經銀臺投進且
曰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用乞斬臣宣德門
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
越分言事之刑仍自劾擅發馬逋之罪神宗皇
帝覽書觀圖長噓者數四夜寢不寐翼日命馮
京韓維曾布等體量新法卽日寢罷大開倉庾
以賑饑民四月一日下責躬詔越三日大雨遠
近霑足自公上疏至是纔及浹日荆公率百寮
賀雨神宗出公奏疏并圖宣示宰執因以責之
中外方知前日罷放及行下者十有八事皆用
公之言而附麗新法用事者爭言公詆毀良法
直奏驚御乞寘公於極法有旨送開封府取勘
擅發馬逋之罪勒停會熙河小捷用事者復力
乞守新法呂惠卿以荆公薦叅大政及西師屢
動無功公不勝憂憤屢進章疏盡言不已是年
十一月準勅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
旣行呂惠卿奏公前後所言皆韓絳馮京手錄
禁中事令王安國示公使言於是馮京奏乞追

公還對證虛實復有旨追付御史臺推勘獄成
改送英州元祐初哲宗皇帝登極恩放還與赴
選除泉州學教授七年學生舉留被旨再任八
年丁通直憂服除授泉州錄事叅軍元符元年
十一月依舊送英州建中靖國初太上皇帝登
極恩放還與赴選復除杭州錄事叅軍充泉州
州學教授崇寧元年差監潭州衡山廟未被勅
間復准勅再追毀前命勒停五年八月降告復
將仕郎許叙用公不復出矣公携家往南英時

卜居州之大慶山築室二間爲軒三中望闕曰
北望東思親曰東望西追想古人之賢曰思古
爲堂二內曰惠淑外曰孚尹又作宴息之亭曰
尚友而其園則總名曰來喜蒔蔬果花草日與
賢士大夫游以五經教授生徒嶺南諸州遣子
弟從學者甚衆自後登第者多出公席下公所
居之山前俯朱塘往年洪水數爲鄉民害公至
遂止逮公歸福清父老遮道泣告曰自先生居
此累年無水患實先生盛德之賜今歸吾其魚

矣公遂舍所居爲應龍祠今祠宇尚存公雖貧樂調人之急不少吝弟俛先公亾撫其孤均已子爲之畢婚嫁歲時延賓客與之陳古今忠孝之道兩娶林氏男一人穎蚤卒女二人長適吳敦孝次適林光朝皆舉進士孫一人嘉正能以詩禮世其家今爲紹興府山陰尉公天賦忠鯁不肯阿意以饗富貴時相深知數欲超躡進用之而公不少屈雖以罪去不顧也公在英號大慶居士還福清號一拂居士命工繪相作字說二篇書其上以宣和改元己亥八月二十日卒於家之正寢享年七十九以宣和五年三月十九日葬于清遠里彌勒山之原從吉卜也公亾鄉人共爲立祠于縣學傍所居之里曰鄭公坊嘉正以通直與先朝請有鄉曲之好而之文兄弟出入公之門下二十餘年知公爲最詳以銘見屬之文以公之學行文章非得太筆無以發揚潛德後七年嘉正在山陰復以書伸前請不得辭銘曰

任理之公不黨附以爲同守道之窮不屑就以
求通探聖學之淵源蹈古人之忠孝歷艱險而
節不移更挫辱而氣益充有祠黌堂有銘幽宮
嗚呼百世之下孰不仰先生之遺風

傳

左迪功郎平江府府學教授謝鳳述

先生諱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隨王
氏入閩家于永福曾祖遷於福清縣父暈同五
經出身終通直郎先生少有志操學識閎遠流

輩推服未弱冠知名父監江寧府稅時先生下
第歸因就清凉寺讀書不交人事惟正旦至日
一歸省親時荆公以舍人居憂聞而竒之有楊
驥者自鄱陽來學於荆公公使依先生學一夕
大雪先生讀書過半夜寒甚呼驥起飲酒酣登
閣觀雪賦詩氣宇浩然詩云濃雪暴寒齋寒齋
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孟
再酌留賜回酌酌入詩句同上玉樓臺他日驥
謁荆公語次誦先生詩公嘆賞曰真好學也累

誦其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之句先生將應
舉因贊所業謁荆公公益稱獎既而登進士甲
科時年二十四釋褐授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
調光州司法叅軍州數有疑獄先生輒盡心持
讞傳奏爲書言於荆公公時執政每見先生所
讞詳明無不嘆喜俱如所請熙寧五年春秩滿
人都見公公謂先生明習法律又年少精敏欲
厲用之是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者改京官
公遂勉先生以試法固辭不能他日復見先生
懷新法不便朝野謹啓方欲爲公言之屬公訪
以所聞先生言及一二公色不懌左右遽請退
自此不復進謁矣鄉人張萬聞之責先生曰丞
相勉介夫試法甚善聞介夫不從何其矯也先
生曰朝廷新立試法之科以待練習文法之士
其選甚嚴某在浮光日上議偶蒙丞相可若謂
精於法律而使就試是誤丞相之法以干進取
欺人誣天某雖餓乞所不爲也久之得監安上
門辭荆公公曰却受監門去蓋不能無恙也未

幾朝廷設修經局公命子雱辟先生檢討其姪
婿黎東美以告先生辭曰某素無學問若使備
員檢討猶試法也他日黎生復來諭公意曰凡
初官務政京官始可圖美仕何得如此固也先
生曰某之來意在執經丞相門下爾初不知官
資有美惡高下也不意丞相一旦當軸發言無
非以爵祿爲先待士之來者如是而已果欲援
某而成就之區區所獻有利民便物之事願得
一二足矣他日進某未晚是時荆公方延納多
士紛更法度以富民利國爲事其大者如青苗
免役市易保甲邊鄙用兵之類海內爲之騷動
其小者若免行市利稅錢京師細民及四方之
來者尤以爲害先是言事者謂縣官倉卒有所
須行戶乏絕則數倍市以輸官遂請立免行錢
京師行戶一槩輸錢度一歲所用官爲預買以
供不時之求歲終不用則鬻之取息纔什二輸
錢旣無等差以此下戶尤苦之復重立賞刑不
輸錢者毋得販賣市道如負水拾髮提瓶之類

無敢不充行者由是細民轉急自市易之法行商旅不敢入都稅額日虧建言者當務司及諸門饒稅虧公與縱書吏取求之所致於是立法專欄月賦食錢取求者依倉法監官饒稅一文以上者罷黜由是稅法嚴密雖微物稅四五文者並須引照出門一日引日多至數百門司閱驗不暇初議專欄食錢每正稅百文外收事例錢十文以給之謂之市利錢市易司申請時微文巧弊稱所收不及十文者亦收十文所收指事例十文其末返重於本百姓至與專欄死爭監官委曲諭以新法乃怫然投錢而去先生覩其害實封言於丞相并陳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之弊一再不報復因黎生致一書未幾令下小夫禪販者免充行舊稅重者十減六七餘如故自六年七月旱至七年三月不雨兩河關輔大饑流民不問貧富皆扶老携幼走東南趨熟繼踵不絕或茹木實草根以活朝廷遣使賑卹率皆隱其實數十不奏一先是市易司許人以邸

宅什物抵當糴官食米息錢十取其二民間得轉販以輸其青苗免役如釋縛然以故都下米價不甚翔踊既而抵當請者日多有司罷不復支一旦價驟貴饑民皆取糠麩合米爲糜食之逋負青苗免役者益衆督迫甚急至有斬桑棗壞室廬賣以償官或身被縲械揭木負瓦累累然於道先生廼圖其流離困苦之狀二十六日上疏曰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隳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驚惶十九懼死方春斬木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爲福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

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
垂死之命固宗社無疆之社夫君臣際遇貴乎
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均於赤子
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舉行
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富壽躋之堯舜三代之盛
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強
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
乃肆其叨憤割剝生靈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
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爲如此不知
君臣際會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
而已乎臣又聞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
在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畎畝不忘
其君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臺諫具
位不敢言事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
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抑時然耶陛下
使之然耶昔堯舜在上則有夔契湯文在上則
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祖宗之聖朝皆忠義
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手足心腹然

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故休
嘉之德下逮昆虫草木千百載之下莫不慕之
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和
之者如此夫非時使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
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
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
皇皇圖報厭飽於其父則懵不知德此庸人之
常情也今之食祿徃徃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
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
以移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以其
位尸祝不待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邦國
若否則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
厭觀若視路人之疾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
之事非我憂也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
事君忠無兩心臣是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闕以
告訴于陛下雖壅粉不顧也臣聞南征西伐者
皆圖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而來獻料無一人
以四方之民質妻鬻子流離散徙斬桑棗折廬

舍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
而來獻臣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
不及一但經聖覽已可咨嗟涕泣而况數千里
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
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
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先生發
馬遞於銀臺通進司投進稱爲警奏仍自劾擅
發馬遞之罪時韓維判銀臺通進司爲先生取
旨特蒙放罪神宗覽書閱圖長嘘者數四夜寢
不寐翌日卽命韓維同開封尹體量免行錢先
放元不係行人已輸錢萬三千緡實計免行錢
每歲所須外並放又命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
放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千文以下市利錢二十
文以下大開倉庾糶濟命殿前司及熙河具軍
興以來兵帳之增減三司條析治平以前與熙
寧以後費入之實數簿責三路民物流離之因
又有旨權罷青苗免役及罷追索方田保甲之
類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四月戊辰朔下

責躬之詔以四事求直言辛未大雨凡二日二
夜遠近霑足自先生上疏至是纔浹日也癸酉
皇帝早朝羣臣既賀雨上出先生諫疏與圖宣
示宰執因謂之曰卿等言法度修明禮樂興行
民俗恬泰堯舜三代無以過今如此何也丞相
王安石等皆惶恐謝罪上問安石鄭俠何如人
安石對曰嘗從臣學是日荆公不入中書確然
有去意於是中外始知前日所行皆先生之言
也由是京師之人目其圖爲困苦一時儉倭莫
不切齒於先生爭言於上或以爲狂易其言不
足信或以爲詆毀良法或以爲擅發馬遞直奏
驚御或乞寘先生於極法先是擅發馬遞事已
放罪至是復下開封府取勘先生自引罪乞不
治遞兵是時臣庶多欲應詔言闕失者聞此皆
沮縮於是羣姦日假名投書匭函言新法之良
呂惠卿鄧綰之徒又言於上曰陛下網羅英俊
數年以來食不甘寢不寐僅成此數事天下方
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輕信

至相與環泣上前乞留安石誅鄭俠存新法會
熙河小捷惠卿等稱賀復乞守新法於是牢不
可攻矣荆公既失意懇辭去位遂出知金陵惠
卿以荆公薦叅知政事拜職日京師大風黃埃
翳席逾寸先生上言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
未戮人謂賊本尚在今安石雖去惠卿復用事
雖不同勢豈小異且安石爲惠卿所誤以及於
此旣以寤矣尚復遂非以相援拔夫豈念宗廟
社稷之重且惠卿能終無背安石耶書入不報
未幾爲市易事與呂嘉問力辯乞不用呂嘉問
舉狀是時西師屢動無功先生上言大兵之入
諸部虜人相率捍禦謂之賊兵夫中國謂虜爲
賊者正謂其掠我赤子奪我畜產也今我師亦
然彼何得不以爲賊乎且中國與四夷猶井上
井底之異也井底之人欲出而已井上之人豈
有欲入者哉知此則居井上者常當安存井底
之人然後井上可得而安也又從而苦之何哉
夫中國者子女玉帛之所聚文章禮樂之所出

食稻梁衣文錦決無入蠻夷之心也彼風沙晦
冥齧草飲水寒則皴裂暑則暍死日夜思中國
之樂而不可得彼驅而來者猶拔井底之人而
出之平地此驅而去者猶擠井上之人而赴井
底是以屢戰屢敗也上覽罷屬熙河獻捷殺戮
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安
未征餘黨毋得多有殺戮無何先生以擅發馬
遞事勒停嘗謁秘閣校理王安國於定力寺安
國迎勞曰賢者可謂獨立不懼先生曰嚮屢言
於丞相不納某以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夷內
侮兵革不休誠非社稷之福也以是進狂瞽亦
欲丞相變更一二以救生民之急不意卒無所
改乃出金陵豈某區區之心耶安國曰家兄欲
新法必行僕言尚不入况左右乎家兄嘗謂爲
人臣者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歸於君盡心
國家當如是也先生曰未聞堯舜在上獲契在
下四海九州有怨也安國曰然因借奏藁先生
辭而退頃之先生取唐書魏徵姚崇宋璟及李

林甫楊國忠盧杞傳為兩軸題其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事業圖其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事業圖迹在位佞臣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各以類標題復為書上之不報先生間居聞大臣罔上不忠寢熟懷不能已又上言陛下獨立無臣非無臣也無大臣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非謂大佩高蓋日費萬錢以自肥脂方今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背侮兵革不息則曰天數若此為大臣

則屠沽僕隸其誰不克又謂方今臺諫如芻蕘

木偶及大臣誣對東南有鸞子田以處三路之

流民及被甲登殿之事事秘不聞皆條畫言之望乘

輿登宣德門宣示臣庶所言是邪乞斬臣以塞

流言之路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謗訕朝政廢

為民竄汀州上問呂惠卿鄭俠一小臣耳青苗

免役事容與道路聞之如被甲登殿禁中君臣

對面之語何聞之速且詳也惠卿對曰俠前後

所言皆韓絳馮京手錄禁中事使王安國持示

鄭俠使之言也時絳與京素不喜惠卿所爲每
議論必至矛盾惠卿諂事荆公安國深嫉之嘗
諷其兄不寤故惠卿併中之於是絳辭位一日
朝罷上問京曰卿大臣知朝廷事有未便胡不
自言乃委曲令鄭俠言之他小臣論列朝廷大
事理自不順畧行貶竄物論不然京惶駭對曰
臣素不識鄭俠上意未決京旣退御史知雜張
琥劾京備位輔弼乃結交小人使謗訕朝政京
奏乞退追回鄭俠以究虛實於是御史之獄興
矣是時先生行至陳州追付御史獄中路舒亶
來搜橐中賫裝得銀三十星乃王度支克臣方
居憂聞先生以言事逐潛使人賸之又得諫疏
二帙皆先朝名臣奏藁及韓范司馬等所言新
法不便事題曰楊君所贈楊君者名忠信時爲
御史臺知班嘗應四月一日詔書言新法不便
先生監門日忠信來謁曰御史臺職在諫諍皆
緘嘿不言足下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
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授先生曰以

此爲正人助是時御史皆惠卿黨必欲文致京
與安國之罪京素不識先生見其數感慨言事
屢對判檢院丁諷稱之先生每遣門人吳無至
臨川詣檢院投進文字諷輒咨嗟曰當今臺諫
人不言鄭公乃能屢入文字邪而京實未嘗使安
國以禁中事授先生諸所從得乃崇班楊永芳
語也先是永芳與先生隣居屢言新法不便與
之言可聽如大臣誣對燕子田之類皆從永芳
得之於是永芳無至忠信及王安國皆赴對獄
成中丞鄧綰知諫院鄧潤甫等請抵先生於成
上憫之止送英州安置勒停馮京罷叅政以諫
議大夫知亳州丁諷落職監無爲軍酒稅王安
國坐稱獎先生非毀其兄及借奏藁追毀出身
以來文字放歸田里楊忠信吳無至道州編管
二人皆真決王克臣楊永芳各奪一官先生雖
譴逐言笑自若冒盛寒徒步至貶所其妻負幼
女騎以從亦未嘗有悴容有志之士莫不傷嗟
真陽俗鄙率不知嚮學先生謫居逾十年唯以

誨育爲樂英人翕然化之哲宗卽位會赦復官先生旣歸鄉優游田里以奉甘旨無復當世意朝士蘇軾孫覺虞太寧相與上疏薦先生及安國之子旂曰臣聞國之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帝所知擢知館閣召對便殿兄安石爲相少加附會可致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終坐與俠游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鍛成其罪必欲致之於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逾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叅選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舍於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說若朝廷不少加優異臣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一旦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爲

朝廷與失士之嘆至於安國不幸短命大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恤其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苟可用望聖慈召使赴闕攷察俠游行實與賜錄用不獨以慰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於當代也元符元年先生再竄英州舊交畏遠垢累不敢復往來州人有鄭善者獨講好如舊其死也先生酌而哭之徽宗即位會赦東歸先生初謫真陽並舍植桃李華實甚盛既去則不生其再至也穠

豔如初至是又絕不生矣英人以為有德所致

尤思慕之

祚挽先生詩云昔日雲天曾泣雨明年桃李又傷春時人以為能紀其實

實知廣州朱師復上表薦先生伏見英州新放

逐便人鄭俠自熙寧以上書得罪兩經竄逐幸

蒙恩自便即未曾叙復竊惟神宗皇帝方造立

法度振作人材之初一時望士乃自守所見抗

言立異宜致顯黜比至元豐末年法度已成習

俗已安往時棄斥不用如李常孫覺范百祿胡

宗愈輩相繼收召或不累月召置近侍神考嘗

謂趨時適用之材特可集事若守節橫議之士
設心無他人材實難豈得終廢臣以久侍左右
日聞聖訓而世或未之知也俠以孤遠小臣輒
論時政排詆宰執自經放逐餘二十年流離困
厄將老岩穴長往而不返殆非神考所以愛養
人材廣開言路之意伏望朝廷特賜裁酌有如
俠者早被收錄隨器任使上以成先帝之志下
以慰搢紳之望有旨復官以本路漕憲列薦爲
泉州教授再任秩滿歸休自號一拂居士治其
居爲燕翫之所雜植花木日夕觴詠以自適客
至必與飲無貴賤率不過五爵酒必家醅食惟
蔬果一肉而已家雖不足於財貧士過者旣飲
食而薄贖之亦度其行遠近爲之差等止於千
錢以故歲入僅能支吾當所費然亦未嘗爲
也尤喜誘掖後進宴其邑中諸生月徧誨人
必先於立身之大者製述必存教誡不苟然也
其子姪有應舉者不以實年先生誡之曰方圖
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先生資儉率布衣糲

食進止必以禮居家怡然不肅而治為一鄉標
 準邑中權豪恭而憚之若嚴官府部使者行縣
 必造其居知州事羅疇通判許景衡尤重之數
 致詩酒景衡見先生飲具皆白鐵心竊陋之使
 人遺以銀酒器請易之辭曰不鬻則質之非貧
 家所當蓄也先生雖淪落齟齬未嘗少有鞅鞅
 見政役繁興民物嗷嗷但頻頷而已亦不形於
 言嘗作觀碁詩百言句句有為如傍觀饒好着
 當局柰嗔言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魂憂國之

思深矣晚歲不觀書或終日無客則兩手奕碁
 以自適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
 酒右手引滿自浮黑勝亦如之人莫測其所為
 蓋傷時感發欲以紓憂也

許右丞景衡與先生詩云無事一樽誰與

醉有時兩手自爭先宣和元年忽夢客有稱鐵冠道士遺

之詩視之乃蘇子瞻也

先生與子瞻同貶嶺外以風節相高見於唱酬

子瞻在海上號鐵冠道人其詩云人間真實人取次不離真官為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花菊庭檻盡松筠我友迂疎者相從恨不頻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

詩二首云薄食延殘喘麤衣覆病身貧居避風

雨仁義保天均似此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
雲烟如今身畔無一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授其
孫而卒時年七十九有文集若干卷邑中長老
諸儒共立鄭公坊以旌其閭圖其像祀於縣學
建炎間郡守江常復升而禮於府學鄉先生祠
堂是時朝廷方錄元祐忠讜之後郡人林適爲
中書舍人薦其孫嘉正授房州文學大丞相呂
公頤浩言之上特賜迪功郎今爲山陰尉云始
余獲拜先生之遺像望之眇然若不勝衣而其

義氣充塞天地雖百折而不撓一何壯哉政和
間王氏學鼎盛言詩書周官者非新義不取是
時先生老矣聞其子姪讀詩考槃之義曰弗諼
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
告君之善碩人之於君有惓惓之不忍也故永
矢以絕之先生歎曰是何言歟古之人臣猷猷
不忘君况所謂碩人賢者一不見用而怨誹至
是何以爲考槃遂訓之曰弗諼者弗忘君也弗
過者弗以君爲過也

或疑過音戈不當讀爲過
失之過不知古時多合韻

過失之過自可音戈如訊之占夢誰知烏之雌
雄亦孔之將癩憂以痒皆合韻此類甚衆漢人
多用之如郊詩告靈既音孔藏班固述文
紹罪不收孥陵不崇墓顏古曰饗合韻音鄉墓
合韻弗告者弗以君之惡告於人也小子識之
音謨

噫先生流落憂患之餘其存心也如此則其所
養者可知矣彼悻然見於面目投袂而不顧者
聞先生之風宜少愧哉或曰先生活直以取名
曰非也神宗之於荆公不啻若昭烈之任孔明
荆公之於先生不能如孔明之愛楊顛嚮使先
生謀而必從議而必聽且納於家暮行於朝暮
納於家且行於朝則天下陰受其賜直烏得而
名也唯其不然故言之於丞相必至于再至于
三者不敢負知已也言之于天子不畏權貴之
在側鼎鑊之在前者不敢負天子也上不負明
天子下不負知已然後內不負所學古之道然
耳豈意於爲直哉或曰信而後諫古人所識先
生則悻之矣奚其祐曰不然熙寧之初天下銳
精圖治片善必採先生一旦奮發孤忠不崇朝
而天子行十有八事赫然下明詔以來直言其

始信也孰禦惜乎鑠金之謗發於左右不終其
遇也然先生晚蒙甄錄傳道諸儒身歿之後揚
芬竹帛垂裕後昆視嚮日鬼蜮之徒身爲大僇
遺臭千載者孰祐孰不祐或曰先生以小臣自
下劓上思不出其位固如是哉曰不然契之教
夔之樂稷之播種臯陶之執法職也不可以相
越夷齊之叩馬屠蒯之揚觶噲之排闥雲之攀
檻謨之哭市根於中激於外其氣不可遏豈必
冠惠文而簪白筆乎彼膠寵固位者不卹國危
曰吾不任言責也成敗何預我事踐諫垣者則
毛舉縷獻以塞責過而至于三諫焉則奉身而
退謂得古人之義先生不爲也

宋景定建康志介夫傳

鄭公介夫諱俠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倂唐
末隨王氏入閩遂爲福清人甫冠遭妣黃氏憂
念家貧親老弟妹衆多慨然自誓當苦學以成
名治平二年公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
寺一小室閉戶讀書時王安石以中書舍人持

服寓江寧公携所業往見蒙安石稱許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安石服除起知江寧府相見愈厚及公赴浮光安石入叅大政興利除害言無不行公平日雅重安石以爲堯舜三代君臣相遇有爲於世太平可期月而望已而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市易等事相次施行民間不以爲便會光有疑獄數事公以讞議傳奏爲安石言之報下皆如公請公感知已欲盡忠以告秩滿不復移令遂爲入都之行時熙寧五年春也公行所過田父野老必從訪問新法利害荅者無一人言其是至京齋戒具書見安石甚獎之再見乃及試法之事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者補京官公辭以未嘗習法三見而問近何所聞公畧言青苗免役數事與邊鄙用兵在挾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荅左右遽請公退自是不復見但時於門下具實封反復極言新法之爲民害皆不報一日鄉人張勸來訪忽責介夫何好矯之過公問所以勸

曰丞相令介夫試法不就何也公曰朝廷新立此科以待練習文法之士必使無絲髮濫得然後可以勉飭後人俠素非習法但因浮光有四五件疑獄所司議法殊不與人情相近職在法官不得不詳審乃於本條中自令式格律散行推考乃得其當故以傳奏輒蒙丞相是而行下其餘條貫實未嘗見丞相以此見謂明習故使試法是以不能爲能誤丞相之知以苟進取此則欺天誣人俠雖餓乞所不敢爲也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辭安石安石曰却受監門去意殊不悅公在門局會丞相以春社還由本門法當迎揖道左安石一見惻然面加慰勞明日王某來以其父度支欲與諸公薦公試法切須願就蓋丞相意也公對如荅張深道之言事遂寢未久置修經局安石使其姪壻黎東美訪公云丞相欲令元澤辟公檢討公言檢討以備闕遺俠讀書無幾將何以備檢討之責此與試法何異因以書詩愧謝丞相已而黎生再來具言丞相

致意凡入仕且要改得一京官然後可別圖差遣何得介僻如此公曰俠自浮光入京本求一席地執經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不意丞相一旦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之來者如此而已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區區所獻有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黎生去後數日復來問何事欲言時免行市利等稅錢京師細民及商旅尤以爲苦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不輸錢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商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食錢每正稅百文外收事例錢十文以給之謂之市利錢逮法之行正稅不及十文者亦收市利十文其末反重於本百姓至與專攔歿爭監官委曲諭以新法乃怫然投錢而去公覩其害言於丞相數矣至是又具書并陳青苗免役等弊事因黎生獻之未幾令下小夫禪販者免充行舊稅重者十減六七其大者將謂以次施行已而竟無所聞時安石有詩曰何

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坐臯
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孤負
鹿鳴詩公聞而和之曰何處難減口熙寧政失
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
耳似聾君門深萬疊焉得此言通亢旱日久自
去年七月不雨至於三月民間焦熬殊無生意
公度安石終不可諫乃以本門所見冬春以來
三路流離之民每風砂霾曠大者車乘小者負
擔扶老携幼蔽塞道路羸瘠愁苦身無全衣城
外饑民朝晚入城買麻粃麥麩之類合米爲糜
或茹木實草根以活及其質妻鬻子狼狽困苦
之狀至於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
纍纍然於道公不忍坐視乃呼畫工列爲一圖
裁書詣閣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
臺通進司奏爲密急事仍自劾擅發馬遞之罪
其書云云時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疏入神宗
皇帝覽畢反覆觀圖長噓者數四卽袖以入是
夕上寢不寐翼早命翰林承旨韓維知開封府

孫永體量免行錢先放元不係行人投納到錢萬三千餘貫又實計免行錢除每歲所頒外並放又命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令殿前馬步軍司及熙河路開具未用兵以前所管若干兵卽日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以前熙寧以後歲之出入各著于令河東河北陝西諸路具民物所以流離之因又有旨青苗免役竝權罷追索方田保甲竝罷

如此之類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四月一日下詔責躬許內外臣僚實封言事越三日大雨遠近霑足自公上疏至是纔浹辰初七日早朝羣臣賀雨神宗出公所進圖狀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來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上問丞相鄴俠何如人王安石對曰嘗從臣學是日有旨放公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卽還府第不入中書遷定力寺求出于中外方

知三月二十七日以後所行皆因公入文字一時用事者莫不切齒爭言于上或以爲心狂或以爲非毀良法或以爲擅發馬遞驚御乞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公付臺推勘遂有旨下開封取勘是時臣庶欲應詔言事者甚衆聞此皆沮縮唯司馬溫公輩一二文字得達上前儉佞之黨日于亂函假名投書乞畱王丞相堅守新法仍乞治公狂妄之罪已而熙河小捷羣姦乘此力進其說呂惠卿鄧綰之徒言于上曰陛下網羅英俊數年以來忘寢廢食僅成此數事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輕信至相與環泣上前于是新法牢不可攻矣安石旣已懇辭去位遂出知金陵而薦呂惠卿代已卽除叅知政事惠卿拜職之日京師大風霾黃土翳席逾寸公又上疏言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謂賊本尚在今安石雖去而惠卿復用事雖不同勢豈少異蓋安石本爲惠卿所誤以至于此旣已覺知仍復遂非以

相拔援其實表裏自相膠固夫豈念宗廟社稷之重且惠卿能終無背安石耶奏入不報又爲市易事與呂嘉問力辨乞不用嘉問舉狀是時西師屢動公上疏力言邊兵不已爲大不祥其言反復累十餘紙皆細書密行且言大兵之入諸部虜人相率捍禦謂之賊兵夫中國謂虜爲賊者正謂其掠我赤子奪我畜產也今我師亦然彼何得不以爲賊乎且中國與四夷猶井底井底之異也井底之人欲出而已井上之人豈有欲入者哉知此則居井上者常當安井底之人然後井上可得而安也又從而苦之何哉夫中國者子女玉帛之所聚文章禮樂之所出食稻粱衣文錦決無入蠻夷之心也彼風沙晦冥齧草飲水寒則皴裂暑則暍死日夜思中國之樂而不可得彼驅而來者猶拔井底之人而出之平地此驅而去者猶擠井上之人而赴井底是以屢戰屢敗也上覽罷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諸姦患公入文字不已遂取開封

所勘擅發馬遞事行下刑部定罪罰銅十斤取旨勒停本候郊霈調官出京日見羣臣誣罔天聽懷不能已復取唐書魏徵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傳爲兩軸題其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事業圖其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事業圖迹在位臣僚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甫輩而反于姚宋者各以類標題復爲書上之事皆畫一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爲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尋追回推勘獄成改送英州編管公雖譴逐言笑自若冒盛寒徒步至貶所未嘗有悴容真陽俗鄙率未知向學公至爲陳君臣父子大誼翕然化之畱英十年學者日衆樞密直學士陳襄行經筵日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于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爲俠言者神宗未暇收用會哲宗皇帝登極恩霈放還時內翰蘓軾還朝與孫覺虞太寧等上疏薦公及王安國之

子旂曰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
卽朝廷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自
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
編管鄭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
言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逾年而
俠終不赴吏部叅選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
于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說若朝廷不少
加優異則臣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一旦
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已而

就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諸生願畱州奏得再
任元祐八年丁通直憂服除授泉州錄事叅軍
元符元年準敕再送英州編管徽宗皇帝卽位
大赦東歸知廣州朱師復上表薦公有旨復官
又除泉州教授未幾改差監潭州南嶽廟未被
救復追毀前命勒傳時崇寧元年也五年八月
復將仕郎許叙用公不復出矣取所居山名自
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唯一拂而已故自號一
拂居士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或以爲言公

曰無功于國無德于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異
州倅許景衡過公廬見其飲具皆白鐵既去遺
以銀器請易之辭曰不鬻則質之非貧家所常
蓄也然喜賓客誨誘學者孜孜不倦客至無貴
賤輒畱與飲率不過蔬果一肉適飽而已且爲
陳古今忠孝之道聖賢立身之本家雖不裕于
財畜用而廣施未嘗有靳吝之色雖流落頓挫
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親政役繁興民物嗷
嗷但輦願而已嘗作觀碁詩有傍觀饒好着當
局柰嘆言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魂之句憂國
之思深矣宣和改元八月二日考終享年七十
九邑中長老諸儒相與立鄭公坊以表其間圖
其像祀于學建炎褒錄熙寧元祐忠讜之世贈
朝奉郎授其孫嘉正迪功郎越州山陰縣尉不
數年以朝散郎知建昌軍曾孫暮舉進士嘉定
六年賜謚曰介今清涼寺有祠卽公讀書處也
宣教郎太常博士劉靖之謚議
議曰謚以官品得法之常也謚以節行得法之

非常也國家以常者伸義則夫非常者固弗以
輕予也三山鄭公歿于宣和官正九品紹興追
贈秩視七品肆我主上褒崇名節風厲來世于
是特旨賜謚奉常其可以常書乎熙寧新法王
安石忤忍專欲劫制于上呂惠卿之徒姦險小
人締交于下蔽主誤國忽天誣民元老名儒疏
擯殆盡鄭公昔師安石思報知己緘書屢進牢
不可反憂憤忠懷圖所目覩述爲奏篇使斯民
顛連流離憔悴艱阨之祇畢陳于前而當時椎

膚剝髓斂掠不仁之政悉聞于上神考惕然動
悟夜寢不寐旦卽勅罷某事某事之不便于民
者凡十有八責躬求言久旱以雨蓋公是時監
門一小吏耳越職冒言至於擅發馬廄甘蹈鼎
鑊而不之顧安石由是以去位要君而用事小
人環泣上前目公狂夫欲正其罪公復累上書
明斥惠卿指爲賊本與呂嘉問力辯市易且極
論邊兵不已爲大不祥羣黨攻之遂罷門局公
尋復取魏證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

等傳迹在位者所行之事其合於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類而比之畫一以進感奮激切言無容隱奏入執政大怒與獄文致公于是有真陽之行逮元祐初命爲泉州教授元符元年再送英州崇寧之初旣起復停竟不果叙用以沒公自少刻勵于學書無所不讀而貫以一理其序自以爲上不諛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以四方萬里之飽煖爲已之飽煖四方萬里之欣戚爲已之欣戚其志何如哉不幸逢新法鼎沸之時欲以杯水救輿薪之火精誠貫徹能使九重之邃洞見幽僻披圖長嘘弊法立變人情驩呼天意感回吁亦偉矣在英十年陶冶風化俗以知學文忠蘇公論薦之詞有曰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又曰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于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誼元祐欲用而未達紹興追恤而未盡歷七十有餘年乃克議易名之典豈非勸獎忠直實我祖宗之家法而天則畱之以助今

日更化之善意乎然則謚孰爲稱曰謚之美者多矣公居之何慊然與其得夫人之所同者孰若得公所自許者之爲貴公名俠介夫其字則介云者公生平之所自許者也冠字必謚其義一也先儒有言古之爲謚者取于名取于號取于字况在謚法知必往曰介執一不遷亦曰介方公書初上固曰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洎書再上又曰臣言非耶乞斬臣于衆人之所以塞流言洶洶之路此可謂不以利害禍福遷其所守死而必往者矣後之人聞公介然獨立不懼之風其忠氣義烈千載猶可興起也請謚曰介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李傳道覆謚議

議曰故贈朝奉郎鄭公旣沒九十有六年詔有司特議其謚公名俠字介夫太常博士謂古者有取謚于字之義又謂公平生行事合于知死

必往執一不遷之法請謚以介按公本從王丞相安石學熙寧中王丞相以政事毒天下公規之不受丞相誘公以利公不爲動顧方以區區抱關小吏上疏極言丞相之失且圖所見小民流離困苦之狀自城門附馬逋達銀臺通進司爲密急事以奏忠誠懇惻上感天聽上爲行其所言十有八事中外竦動王丞相旣罷公連上書論呂惠卿姦狀尤切公雖坐此得罪竟坎壈終其身然百歲之後讀其書想其人凜然生氣

如公之在目也嗚呼可謂介矣抑嘗考公平生所歷蓋自罷監安上門謫英州十有二年遇哲宗卽位赦得還元祐中兩蘇公先後言于朝始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再任以憂去免喪授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初年再貶英州後雖復以赦還而終老不復用矣夫介然特立于衆小人之中其介猶可及也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其介不可及也元豐以前元符以後公之不合固宜當元祐時元臣秉鈞衆正滿朝起于謫籍起

于州縣起于巖穴者蓋不可勝數公之犯顏忘身宜在諫官御史之選而再命分教復為糾曹十數年間不出溫陵之境當時任引彙之責者于此不為無憾而公之不肯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見矣易曰介如石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其有焉初臺獄既就呂惠卿議當公大辟神宗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神宗聖明萬無殺直臣理公每上書輒曰臣言不當乞斬臣首則進言之時公固先以死自處矣非知死必往歟自熙豐至於元祐至於元符至於崇寧宣和時事屢變而公介然如一非執一不遷歟博士議是定謚曰介

宋景定建康志一拂祠上梁文

清涼法堂西偏一室

名瑞像閣公讀書處後人名為介公讀書堂嘉定十四年總領商公碩即其所建祠

肖公像名一拂先生祠

伏以抗疏安上門天下共高于直節讀書清涼寺主鳳首訪于遺蹤凜生氣之猶存慨故家之無幾乃即寒齋之舊聿嚴繪像之祠恭惟西塘

先生介公學道欲如孔顏事君必惟堯舜官爵
非所望豈法科書局之能招清儉終其身視美
食華衣而若免幾歎旁觀之好着要因所見以
爲圖畱英十年在泉三仕雖困厄流離之相繼
獨剛方勁正之不回嘿予龍期曾止朱塘之水
寧憂蛇伏自安寶梵之居貫通神明始終真實
再貶于元符而復官于崇寧之後追贈于紹興
而賜謚于嘉定之初時自爲之屈伸我何有于
榮辱鄭公坊裡已表門閭瑞像閣前尚餘履齒

尋書卷酒甌之地薦寒泉秋菊之盤堂上德容
聳萬竹清風之勁橐中奏藁奪列星秋夜之光
何妨半山老子之卜鄰更許鐵冠道人入夢
奉使總領郎中挺然風誼同此襟期當飛芻輓
粟之時豈專足食思立懦廉貪之士示不忘君
壯一拂之清高起百年之文獻不特發此邦之
秘亦可占斯道之興爰舉修梁載形善頌
拋梁東石頭城插翠微中先生萬卷高吟處尚
憶寒齋雪滾風

西塘先生不金
馬
拋梁西書堂新傍五雲低想像當年忠義氣碧
霄秋日貫晴蜺

拋梁南天外三山翠入簷法眼禪師休說法漏
殘書卷酒微酣

拋梁北坐挹空江烟水綠高風千古照人寒清
涼何用蕭蕭竹

拋梁上舊閣無人思瑞像使星家近鄭公坊獨
立西風懷卓行

拋梁下日照朱欄凝碧瓦只將一拂振頽波定
有同心來賀厦

伏願上梁之後士知所學家有其書抱關勿卑
于小官考槃當明于大義秋風涼殿徒懷江山
草樹之悲晝日禪關共作亭檻松篁之想

建炎二年奉安鄭先生文

維建炎二年歲次戊申六月甲寅朔十六日已
巳奉議郎福州州學教授吳表臣謹以清酌之
奠昭告于鄭公教授之祠惟公文章學問奮於
少年鯁挺正直不徇時好當熙寧更法之初以

青綸一命之微囊封匪牒危言讜論切中時病
雖鼎鑊在前亦所甘心流離遷謫荒裔萬里豈
復計其艱辛耶今朝廷追復祖宗法度而元祐
臣僚皆所褒叙而公官卑位下典贈弗逮唯是
節義文學之士嗟慕景仰思見公於朝夕之間
乃請祠公于學以爲模範府侯喜而從之表臣
適職教事涓日之良躬率諸生拜奠祠下以伸
奉安之誠公其來茹尚

饗

萬曆二十年應天府學生員焦尊生等

建一拂祠呈文

照得本府清涼寺舊有一拂先生祠宋先賢鄭
介公讀書處也祠建于嘉定十四年詳載金陵
志今已久廢竊惟公大節精忠照耀今古凡有
知識孰不懷思獨念荆國得君行志之時實公
平生師友之素彼既能虚心以相接引此不難
麗之以成功名公乃念民瘼不啻痼瘵視榮名
有如敝屣遂至觸忤權要斥逐遐方長九死以

如飴歷廿年而無悔昔所言民饑民溺以為予
辜傳稱其一話一言必在于君父蓋其性繇學
遂義以仁成固非皎皎務一時之名硜硜為匹
夫之諒者所能及也頃年深而蹟已廢然事往
而風尚存非其廟貌之尊嚴曷稱人心之瞻仰
伏乞准於舊址鼎建一祠微獨令士流低徊下
馬之陵亦將使過客獲致隻雞之酌于以作忠
臣義士之氣于以興廉頑立懦之風其于名教
不無小補矣

學院饒

行上元縣動支本

院贖銀六十兩卜地建置務令爽塏堅固以副
邦人崇仰之意巡江某二院亦續發四十兩置
屯田某
買磚瓦木料云

萬曆三十一年應天府學生員請舉鄭介

公黃侍中祀典呈文

竊惟張維飭紀必本于忠立懦廉頑莫先于節
儻樹風猷于前古宜榮俎豆于今時伏見故宋
鄭介夫先生清風表世正色立朝獻圖淚灑千
門解組囊餘一拂本朝禮部侍郎黃公首登甲

第力振綱常甘一歿以沉瀾化闔門而抱石踔
絕並高于兩代音徽稱烈于千年凡有同心孰
不企仰今清涼山東于鄭公疇昔讀書處旣營
舊址賽工橋畔于黃公妻女埋玉處亦建新祠
廟貌甫完雖稍慰忠魂于未泯祀典尚缺何以
綿永慕于方來况景仰英賢在士民同有斗山
之望而表章忠節唯明臺獨操風化之權必蘋
藻無缺于春秋令棖桶爭光于日月庶世教于
焉有賴而士風自此一敦矣上元縣申請應天
府議以萬曆三十二年爲始每遇春秋仲月支
動學租牲醴帛果本府親臨致祭

應天府祭文

年月日應天府府尹某府丞某敢昭告于

宋鄭介公一拂先生之靈曰新法之出不俛而
隨一拂以歸違世所馳顛沛流離以蒼生故一
話一言不忘君父老壯一節信于是邦况其有

書流傳者長

春日載陽
秋露祁祁

祇薦樽酒以慰邦人匪

直愚守尚饗

兩呈皆漪園焦先生撰

八閩公祭文

惟公高標絕世雅志匡時早年嗜學山寺下帷
爰及筮仕故人爲政招之不來挫乃愈勁新法
之行羣小煽殃流民圖上讒口高張一竄遐荒
遂成淪落投老歸來衡門棲託囊餘一拂袖有
清風廉頑立懦垂範無窮某等鄉里後生高山
仰止祇謁芳祠聊薦明水尚饗

臺山葉向高撰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
官歸只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
祠於此者以嘗表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
後人卽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
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
久圯廢太史金陵焦公言於督學使者豫章饒
公重新之僅五楹使僧典灑掃亾何僧私爲精
舍奉佛像其中不知有先生矣焦公偕中丞黃
安耿公相與感嘆以告余余與少宰晉江李公

逐其僧移像于他所稍稍飾其弊壞樹以棹楔復以工部譚君所輸木石甐甌爲堂五楹護以周垣雜種竹樹蒼翠交映使清涼寺僧仁濟守焉焦公率諸生白其事于攝京兆宣城徐公京兆姑蘇徐公以春秋致祭祠下脩舊典也吾友計部鄧君暨水部陳君太學博士董君助教陳君翰孔李君錦衣黃君倡吾鄉人之宦遊于留京者歲時展謁春秋祀又相與捐貲買田若干畝給祀費其附祠地若干畝以贍守僧于是留

京之薦紳大夫咸知有一拂先生祠時來肅拜至于太學郡邑生徒以及齊民過祠下無不咨嗟感嘆徘徊不忍去因而輸貲助經費者有之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固如此本之則焦公力也公又語余子之鄉幸而有先生先生之祠又幸而及子之鄉人得無湮沒能無辭以詔來者余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斃烏用辭也徘徊者久之已取先生傳及謚議讀之而嘆曰嗟夫世之淺

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奸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慷慨敢言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至感嘆咨嗟徬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于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于安石而俛勝再爭

于惠卿輩而遂不勝人主一中于安石而俛悟再中于惠卿輩而遂不悟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于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奸欺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酸鼻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于天下萬

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
秩置先生于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
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
先生謚者曰介然特立于衆小人之中猶可及
也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
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
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
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
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是尤令人
瞿然而興感者也先生大節具在宋史其詳在
宋景定建康志初建祠者爲總領商公碩以嘉
定十四年有上梁文并謚議皆得自焦公家藏
而計部爲梓行附以祭文題詠雜作而余爲書
此以復焦公且使過祠下者有所考焉祠在清
涼山之麓其右爲耿天臺先生講學處時萬曆
三十一年癸卯之冬月也

同邑後學葉向高撰

一拂先生祠錄

蓋金陵之清涼臺麓有宋參軍鄭介公一拂先生祠云先生始末具宋史而別有傳及上梁文見宋景定建康志中又有謚議兩篇見西塘先生集中其傳視史加詳而上梁文與謚議宋史未載今之浮慕先生而稱述之者漫以流民圖槩其生平而不詳其故實何以知祠之所由建亦何以知先生人物足師百世此錄之所以不可無刻也蓋嘗因而尚論之先生於荆國故知已也荆國於先生亦多方延納也而先生察延

納意不在進賢而在引助新法故持議不少狗卒抗疏獻圖以直陳其害是所爲知己報者如此斯已偉矣會圖疏格九閣不得達而權宜冒罪入之銀臺馬適又期十日不雨乞斬示法旣而宸衷驚動夕疏朝改罷所不便幾盡而雨果如期荆國以此引臯謝去嗟乎先生時監門一小臣耳迺敢干雷霆探龍領克以悟主格天抑何竒也及呂惠卿代相先生斥爲賊本極論之又繪邪正品兩圖分列臣僚事跡以獻而後來

國事紛紜其言悉中先生坐是觸忌遭讒幾蹈
不測賴主明得編管出萬死而一生豈不殆哉
而先生固言笑自若又何壯也厥後陳樞密蘇
學士朱廣州輩先後薦起皆僅僅教授溫陵不
出閩境竟坎壈食貧宦歸惟存一拂說者指爲
一介不取微而余以爲此三公不易之徵也向
使大用先生得展布如韓范富歐司馬諸公其
勲績所就詎出諸公下惜乎元祐拔茅獨扼冗
散彼謚議歸責於當時引彙者良有以夫而且
曰特立於衆小人中其介猶可及特立於衆君
子中其介不可及蓋深惜之也幸宋嘉定間易
名建祠聲光不泯至今諸文學之請新厥祠也
固宜然則茲刻也標徃詔來使覽者有考所裨
於名教大矣

太子少保南京刑部尚書四明趙參魯撰

世知有上流民圖鄭公而不知其稱一拂先生
知先生監安上門而不知其中甲科進士知以
爭新法忤王介甫而不知其與介甫故稱莫逆

交知介甫力擠先生而不知其屢欲招之而不
就知先生之有圖疏而不知未上疏之先屢爲
書勸介甫之罷新法知先生之孤忠清節人所
難及而不知其學問宏深造詣淵邃至於文章
詞賦亦無不工知自監門遠謫而不知其再起
再謫終于遠郡參軍此非但天下人不盡知卽
余鄉里人亦不盡知也詳考先生生平蓋可謂
知道而志于仁者而余僅顏其祠以忠清然則
先生之人品地位非但余鄉里人不盡知卽余
亦不盡知也吾師心堂先生謂先生獲用于世
其勛烈不在韓范富歐司馬諸公下其知言哉
先生子孫尚居吾邑近郭有祠堂有司春秋祀
稍怠弛矣金陵祠廢而復興則宗伯李公太史
焦公力居多余爲之記計部鄧公復梓茲錄其
於表章先哲意甚勤也太史又言先生有西塘
集若干卷藏秘閣中余與計部當續爲傳之使
世知先生焉

同邑後學葉向高

吾鄉鄭介公一拂先生清涼寺之復蓋發自焦
太史而九我臺山二先生成之旣宇旣庭祀事
有經過者徘徊入者咏嘆於是乎有倡有和有
記有略有官府之彙典又有前代遺文傳志謚
議太史手錄燦然足徵鄧君鳴道以爲是不可
不傳遂梓之並祠之規制器物靡所不備董生
應舉伏讀而嘉嘆作而曰嗟夫此王介甫呂平
甫諸人所極力擠抑欲致之死元祐諸君子所
心賢而未敢輒援者今乃令人景慕至此哉且

公去今已四百餘年朝代更易遺跡雲散公於
此地又非有政澤之施族里之寄徒以一岿禪
林燈火咕嗶遂成俎豆廢而復興嗣而不絕人
人若爲其子孫然天理民彝之不可卒泯如此
若使當時諸人今而在過公祠下不知當何如
爲心或者好惡轉易未可知也嗟夫骨鯁難親
流風易動從古已然彼極力擠抑與夫心賢之
而未敢輒援者徒以成公一拂之名自遺天下
萬世以恨嘆之資而已於公何加損哉予嘗反

覆公傳詳其始末公之卓然招麾不動志士或能之獨其結忠致命期于必濟當九閭不通之日觸禁行權擅發馬邇竟能危動主聽轉旱爲霖使人不知所從入是爲竒耳造次一疏遂關宋室興亡三百年來鮮有其比卽唐子方鄒志完號稱敢言其言僅止于宮闈以公視之特猶劔首之一映至若劉向屈平劓奸傷亂言含慟痛見若著龜非不有關宗社而入之無術徒鬱而自殘由是觀之公之爲公不特大節耿著其

識力才術固足以當天下之所難而爲其所不敢是夫子所謂劓而可與權者而當時以爲狂斥去之其知者以爲介以爲合于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說竟無有知公之關係社稷者非獨介甫不知卽司馬公亦不知非獨司馬公不知卽東坡亦未必知之蓋至紹聖决裂靖康播遷公之所謂賊本所謂大不祥所謂密急而痛哭言之者一一皆驗公始見矣其後百年至嘉定而名始易祠始建又五百餘年至今日公之精

誠氣象與其讀書之景山齋寂歷雪夜流觴皆
赫赫若目前臨風撫咏猶足起懦興頑使人追
想而不能已東望半山故人佞佛之所當時所
詫邀寵君父恃爲可久者已烟銷雲散不可復
道矣嗟夫世之所恃固在此不在彼也觀斯錄
也其有興乎其有興乎

同郡後學董應舉

西塘先生文集跋

先生所昭揭千古者獨流民
圖疏耳旣已放斤流離功業
不著老於官師學術文章桀
然足以名世世無能道說之
者後五百餘年福唐先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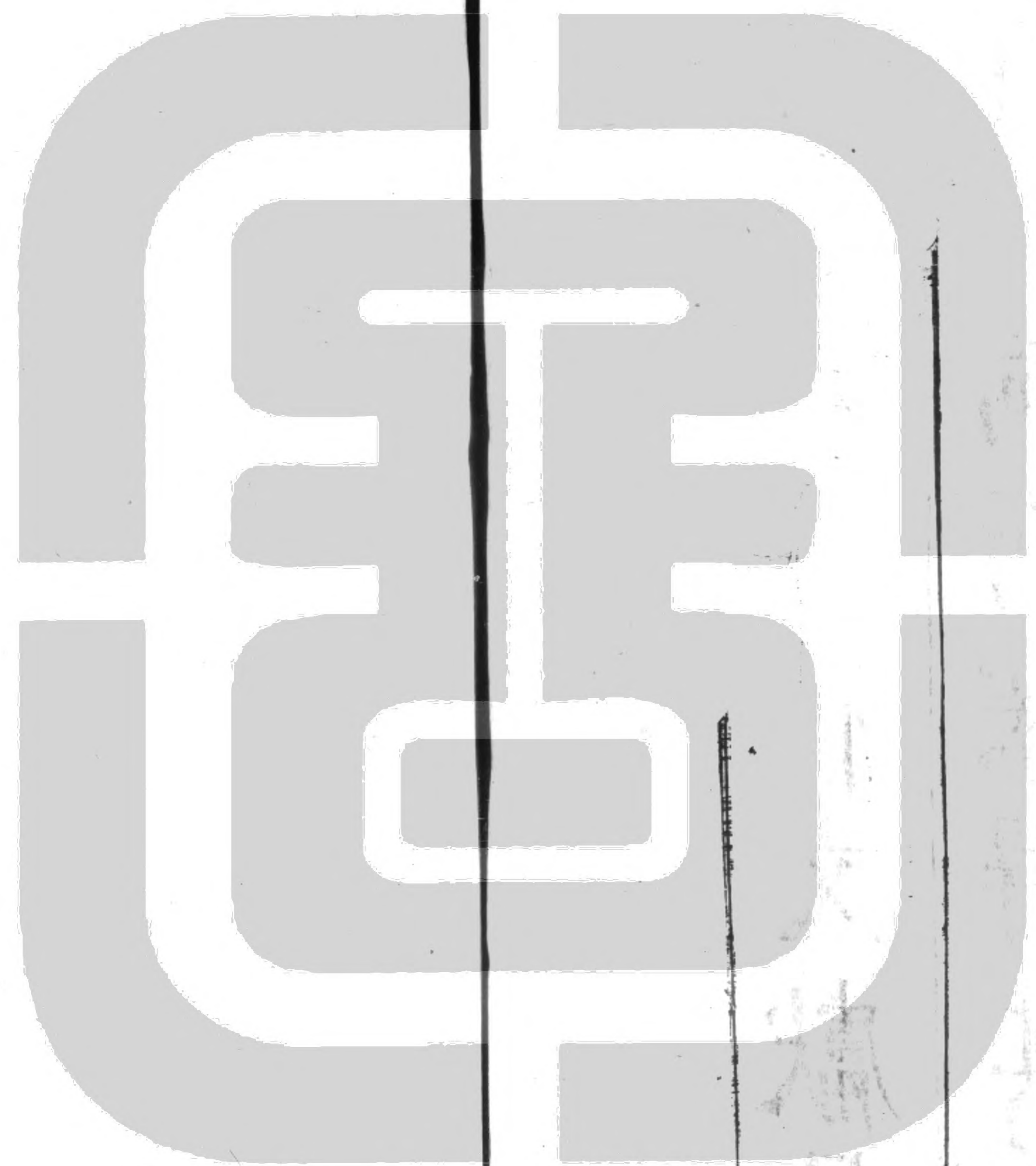
綸扉始發其集於秘府俾校
讎刊布而後家有其書先生
與濂洛同時其學不相襲跡
高步獨詣一稟於倫常以聖
賢爲必可至困阨排撼不懼
不悶嚴毅實踐弗爲空言晚
乃欲盡究二代之藏抽其精
微而去夫諄諄者以衷於聖
人蓋其志大矣文章根本理
性委致百折必極其所欲言
而氣渾然而色凜然使人不
敢逼視廬陵眉山而下備一

家言亦無愧焉憂國嫉邪主
持世教率爾操筆必歸於此
當其出百死以拯國事事甚
峻名甚尊及讀斯集然後知
其素定於道力而顯行於浩
氣其幾也研其節也安夫非

矜激乎一奮者湮鬱累代始
大暴於今豈惟文獻是徵使
學者沿詞而深得其所存乃
知圖疏未足槩先生抑使慷
慨忠讜匡扶當世之君子瞿
然有慕於先生則斯集也其

禪助尤大梓旣成敬識未簡

同郡後學陳勳



程